

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

金發根

- | | |
|-------------|----------------------|
| (一) 前言 | (五) 黨人的風尚 |
| (二) 黨人集團的構成 | (六) 黨人的抱負、政治主張、仕宦和隱居 |
| (三) 黨人的地域分佈 | (七) 初平建安時期的黨人 |
| (四) 黨人的出身 | (八) 結語 |

(一) 前言

東漢黨錮之禍先後有兩次，第一次發生在桓帝延熹九年（166 A.D.）十二月。後漢書黨錮列傳：

時河內張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時爲司隸校尉（原作河南尹，從通鑑考異改），督促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伎交通宦官，帝亦頗訊其占（訊原作諱，從集解錢說改）。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註一）：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疾忿。遂收膺等，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餘人（註二）。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構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

次年（永康元年）經尚書霍賾譖城門校尉竇武的表請赦免，李膺等在口供中也攀附了許多宦官的子弟，於是濁流大懼（註三），乃得赦歸。清流雖被禁錮終身，但聲譽却越來越高，『希之者唯恐不及』，如李膺鄉居在陽城山中時，『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又如范滂遇赦，『始發京師，汝南士大夫迎之者數千兩』。而且清流互相標

（註一）其下集解惠棟曰：袁宏紀作牢順，續漢志作牢川。

（註二）後漢紀卷廿二作：詔收膺等三百餘人。

（註三）楊聯陞先生在東漢的豪族（清華學報十一卷四期1936）一文中稱富而甚無知的外戚與宦官爲濁流，不甚富而有知的一般大臣與士大夫爲清流。唯本文所論爲東漢晚期之史實，故所稱之濁流多指宦官而言。

榜的風氣也越來越盛了。

靈帝建寧元年（168 A. D.）九月，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因密謀誅滅宦官的消息洩漏而遇害，尹勲劉瑜馮述等也被夷族。濁流雖然得勝，但是大部份清流仍然存在；因此在次年十月又發生了第二次黨錮之禍。先是張儉同鄉朱並仰承中常侍侯覽的意思，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共爲部黨，圖危社稷。後漢書黨錮列傳：

大長秋曹節（同書靈帝紀作中常侍侯覽）因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寓、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死獄中（註一），餘或先沒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

實際上清濁流的衝突由來已經很久了。從東漢中葉以後，清流就不斷的以正氣大義與濁流相搏鬪，不過其時所攻擊的主要對象是外戚。延熹二年（159 A. D.）八月丁丑梁冀被誅，單超左悺等五人同日封侯，於是宦官的勢力高漲，『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註二），胡作非爲，以至『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更嚴重的是影響到選舉與徵辟的混亂，因為宦官既居權要，有些公府和州郡遂望風迎附，加以他們自己也常常直接的干預，於是不僅一般小民痛苦萬分，即連想藉正當途徑以求仕進的士子也感到嚴重的威脅。漢朝的仕途本極狹窄，原已競爭得非常激烈，現在他們的機會自然更少了。有些清流大臣由於世代參預漢室的政權，所以對政治是有其理想的，對漢朝是有或多或少的忠義之心的；這時看到宦官的專權和急劇的擴張，以及暴虐百姓的情形，自然更是氣憤。這些人遂合併了爲公爲私的兩種動機起來抗鬪。他們一方面運用清議的力量，攻許濁流，並且以『舊典』和『故事』疏請皇帝斥減宦官，一方面以職權所及更直接的予以打擊。所以從延熹二年到延熹八年雙方激烈的衝突就有十餘次之多，自

（註一）後漢紀卷23作：故司空王暢，太常趙典，大司農劉祐，長樂少府李膺，太僕杜密，尚書荀绲、朱寓、魏朗，侍中劉淑、劉瑜，左中郎將丁彞，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議郎劉儒，故掾范滂，皆下獄誅；……其餘死者百餘人。

（註二）宦官的勢力發展到地方已由來甚久，如後漢書李固傳：『先是（順帝漢安元年 142 A.D.）周舉等八使按察天下，多所奏劾；其中並是宦者親屬。』如後來梁冀也曾『賂遺左右，交通宦者，仕其子弟以爲州郡要職』（後漢書朱穆傳）。不過在延熹二年以後發展得更快些。

中央到地方所在多有。尤其是延熹九年南陽太守成瑨考殺宛之富豪張汎（係桓帝美人之外親，以賂遺中官得顯位），並殺其宗族賓客二百餘人；太原太守劉瓊（後漢書桓帝紀瓊作質）考殺小黃門趙津；以及山陽太守翟超沒入中常侍侯覽在防東的財產，更使衝突的形勢尖銳化，同年的張成事件遂正式的觸發了黨錮之禍。

本文旨在分析黨錮人物，因為清濁流的衝突由來已很久了，黨錮之禍不過是其最高潮；所以本文以楊震、左雄、黃瓊等人為開始。在建寧二年之後，清流的勢力已漸式微，但兩者也還仍然在作着鬭爭；如熹平元年（172 A.D.）太學生也被收捕，被繫的達千餘人；熹平五年由於永昌太守曹鸞上書大訟黨人，言辭非常率直，靈帝一怒之下，即詔檻車收鸞，送往槐里獄掠殺，而且『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族』（後漢書黨錮列傳）；如光和二年（179 A.D.）永樂少府陳球、步兵校尉劉納、司徒劉郃與衛尉陽球等謀誅宦官，因事泄被下獄死；甚至後來袁紹袁術誅盡宦官二千餘人，都可說是這一衝突的延續。一直到東漢末年初平和建安時期，有些黨人以及黨人的子弟與門生故吏在紛亂的局面中，也還擔任着重要的角色，與其時的政治密切相關，所以本文分析到建安末年為止。

（二）黨人集團的構成

漢人所稱之黨與我們今日的政黨是截然不同的，漢人所說的黨不過是朋黨而已，這種風氣至遲在西漢時就有了。如漢書趙廣漢傳：

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黨。

清濁流在衝突時，雙方都會以此互相指謗。如後漢書黃瓊傳延熹七年黃瓊疾篤上疏：

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

如全後漢文卷九五中官騫穎與中常侍趙守典書：

大將軍兄弟秉國專朝，今與天下黨人謀誅先帝左右，埽滅我朝。

清濁流都是有朋黨的。如後漢書黨錮列傳：

初李膺與廷尉馮緄、大司農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姦倖。

後漢書馮緄傳：（馮緄）復為廷尉，山陽太守單遷以罪繫獄，緄考致其死，遷故車騎將軍單超之弟，中官相黨，遂共誹謗誣緄。

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

又如靈帝即位後，陳蕃、竇武輔政，引用大批名士及廢黜的清流為同志。後漢書竇武傳：

武既輔朝政，常有誅翦宦官之意，太傅陳蕃亦素有謀。……於是引同志尹勳為尚書令、劉瑜為侍中、馮述為屯騎校尉，又徵天下名士廢黜者前司隸李膺、宗正劉猛、太僕杜密、廬江太守朱寓等列於朝廷，請前越雋太守荀昱為從事中郎，辟潁川陳寔為屬，共定計策。

黨人集團大致上是清流豪族的結合體，其中包括世宦的，循規蹈矩和財力比較差的豪族，一部份經學世家和疏遠的宗室，希望通經致用、恥與閹豎為伍和喜歡激濁揚清的士子，以及依附他們的宗親賓客和門生故吏，兩漢本就有結交賓客的風氣，如四世三公的袁氏：『自安以下，皆博愛容衆，無所揀擇，賓客入其門，無賢愚皆得所欲；為天下所歸。』（三國志袁紹傳注引魏書）。桓靈時期因為清濁流衝突的尖銳化，遂益為發展。如徐幹中論譴交篇所記：

桓靈之世其甚者也，自公卿大夫州郡牧守，王事不恤，賓客為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尚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夜夙駕，送往迎來。……把臂扼腕，扣天矢誓，推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遑省也（註一）。

牢修在告發李膺等人時所說的：『膺等陰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離事實的真相並不太遠，如後來陳蕃謀誅宦官事泄時，陳蕃即曾『將官屬諸生八十餘人，並拔刃突入承明門』，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清流集團中不僅有太學生（註二），而且他們與諸郡的生徒也有聯繫。

在剛開始時自然並無所謂集團，不過他們的言論和作風都確是站在同一個立場。如第一次黨禍范滂被繫下獄時。

後漢書黨錮列傳：（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詰滂等）王甫詰曰：『君為人臣，不推忠國，而共造部黨，自知褒舉，評論朝廷，虛構無端，諸所謀進，並欲何為？……』滂對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善善同其清，惡惡同其汙，謂王政之所願聞，不悟更以為黨。』甫曰：『卿更相拔舉，

（註一）此條係引自楊聯陞先生：東漢的豪族。

（註二）竇武對太學生也曾加以籲絡，如後漢書本傳所記：『武得兩宮賞賜，悉散與太學諸生。』

迭爲唇齒，有不合者則見排斥，其意如何？』滂乃慷慨仰天曰：『古之循善，自求多福，今之循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願埋滂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甫慄然爲之改容。

但後來清流爲了共同的利害，和濁流的衝突愈來愈尖銳時，團結也就日益嚴密了。如第二次黨錮之禍虞放等百餘人被害後，又命州郡大舉鉤黨。

後之漢書靈帝紀：制詔州郡舉鉤黨，於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爲黨人。

本章擬從兩方面來探討黨人集團的構成。

(1) 黨人的家世

清流的領導人物大多數都是以經學傳家的世宦豪族。如早期的：

王龜：『世爲豪族。』(後漢書本傳)

李固：『司徒邵之子也。……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後漢書本傳)

杜喬：『累祖吏二千石。喬少好學，治韓詩、京氏易、歐陽尚書，以孝稱。雖二千石子，常步擔求師。』(後漢書本傳注引續漢書)

黃瓊：『魏郡太守香之子也。』(後漢書本傳)

楊震：『八世祖喜高祖時有功封安平侯，父寶習歐陽尚書，哀平之世隱居教授。……震少好學，受歐陽尚書於太常桓郁，明經博覽，無不窮究。』(後漢書本傳。)

如後來領袖清流的三君：

劉淑：『祖父稱司隸校尉，少好學，明五經。』(後漢書黨錮列傳)

陳蕃：『祖河東太守。』(後漢書本傳)

竇武：『安東戴侯融之玄孫也。父奉定襄太守，武少以經行著。』(後漢書本傳)

如八俊中的：

李膺：『祖父脩安帝時爲太尉，父益趙國相。』(後漢書黨錮列傳)

王暢：卽前引太尉王龜之子。

劉祐：『祐宗室胤緒，代有名位。少修操行，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尚

書。』(後漢書黨錮列傳注引謝承書)

羊陟：『家世衣冠族，陟少清直有學行。』(後漢書黨錮列傳)

趙典：『父戒爲太尉。』(後漢書本傳)

如八顧中的：

尹勲：『家世衣冠，伯父睦爲司徒，兄頤爲太尉，宗族多居貴位者。』(後漢書

黨錮列傳。同書劉瑜傳作：『從祖睦爲太尉，睦孫頤爲司徒。』)

范滂：『滂父顯故龍舒侯相也。』(後漢書黨錮列傳集解引謝承書)

如八及中的：

張儉：『父成爲江夏太守。』(後漢書黨錮列傳)

岑晊：『父豫爲南郡太守。』(同上)

劉表：『魯恭王之後也。』(後漢書本傳)

陳翔：『祖父珍司隸校尉。』(後漢書黨錮列傳)

孔昱：『七世祖霸成帝時歷九卿，封褒成侯。自霸至昱，爵位相係，其卿相牧

守五十三人，列侯七人，昱少習家學。』(同上)

其他如：

陳龜：『家世邊將。』(後漢書本傳)

虞放：即虞延之曾孫，『(延初爲南陽太守) 永平三年(60 A.D.) 代趙熹爲太

尉，八年代范遷爲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後漢書虞延傳)

應奉：『曾祖父順……和帝時爲河南尹，將作大匠。……生十子，皆有才學。

中子疊江夏太守，疊生彬、武陵太守，彬生奉。』(後漢書應奉傳)

劉矩：『叔父光順帝時爲太尉(原作司徒，從集解改)。』(後漢書循吏傳)

馮緄：『父煥安帝時爲幽州刺史。』(後漢書馮煥傳)

張奐：『父惇爲漢陽太守。』(後漢書本傳)

橋玄：『祖父基廣陵太守，父肅東萊太守。』(後漢書本傳)

桓彬：即東漢初年經學大師桓榮之後。

何休：『父豹少府。』(後漢書儒林傳下)

王允：『世仕州郡，爲冠蓋。』(後漢書本傳)

袁忠、袁弘、袁闊：(司徒袁安之後)，『父賀爲彭城相。』(後漢書本傳)

鍾皓：『爲郡著姓，世善刑律。』(後漢書本傳)

劉瑜：『高祖父廣陵靖王，父辯清河太守。』(後漢書本傳)

劉陶：『濟北貞王勃之後。』(後漢書本傳)

張升：『御史大夫湯八世孫。』(全後漢文卷八二)

周舉：『陳留太守防之子。』(後漢書本傳)

陽球：『家世大姓冠蓋。』(後漢書酷吏列傳)

楊秉：『(太尉震中子)，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後漢書本傳)

楊賜：『(太尉秉子)，少傳家學，篤志博聞。』(同上)

楊彪：『(司空賜子)，少傳家學。』(同上)

楊修：『(司徒彪子)，好學有俊才。』(同上)

陳球：『父靈廣漢太守。』(後漢書本傳)

第五種：卽明帝時司空第五倫之曾孫，『(倫少子頡)歷桂陽、廬江、南陽太守

所在見稱。……(順)帝卽位，擢爲將作大匠(原爲太中大夫)，卒官。倫

曾孫種。』(後漢書第五倫傳)

种嵩：『父爲定陶令，有財三千萬。』(後漢書本傳)

劉翊：『家世豐產。』(後漢書獨行傳)

蓋勳：『家世二千石。』(後漢書本傳)

羊續：『其先七世二千石卿校，祖父侵安帝時司隸校尉，父儒桓帝時爲太常。』

(後漢書本傳)

史弼：『父敞順帝時以侯辯至尚書郎。』(後漢書本傳。注引續漢書曰：『敞

爲京兆尹，化有能名，尤善條教，見稱於三輔也。』)

劉茂：父愷安帝初列位二司，安帝親政後拜太尉。

趙岐：祖父爲御史。

皇甫規：『祖父稟度遼將軍，父扶風都尉。』(後漢書本傳)

張奐：『父惇爲漢陽太守。』(後漢書本傳)

只有少數幾個例外。

度尚：『家貧，不修學行，不爲鄉里所推舉。』（後漢書本傳。惟本傳注引續漢書作：『尚少喪父，事母至孝，通京氏易，古文尚書。』）

陳寔：『出於單微。』（後漢書本傳）

郭泰：『家世貧賤。』（後漢書本傳）

檀敷：『少爲諸生，家貧而志清。』（後漢書黨錮列傳）

黨人集團中的領導階層絕大多數都是世宦的豪族，有幾位是疏遠的宗室。他們的社會背景和精神結構 (mind set) 是相同的，由於祖上世代參加漢室的政權，而本身又都受過經學的薰陶，所以對政治是有其理想的，對漢朝是有或多或少的忠義之心的。當政權逐漸被濁流侵奪時，彼此因爲利害的相同，遂形成聲氣相通的結合體了。

（2）黨人與門生故吏

東漢門生故吏與府主宗師的關係是非常密切的。其所以如此，係由於當時的選舉和辟舉；舉主與辟召者同被舉辟的人遂因此發生關係。有的太守且在送孝廉應選之前，常設宴贈送以爲聯絡。

楊聯陞先生在東漢的豪族一文中，對當時的門生故吏與府主宗師的關係有極精審的研究。他指出：凡在某一牧守或公府之下作過掾吏的，就有了君臣之誼，這種關係是永遠保持着的，即使長官後來雖已改任或去職，他們也仍算是他的故吏。最初三府及州郡的辟召，沒有謁署的普通不得算故吏，到後來爲了依附，雖未就的也算作故吏了；如荀爽就曾如此。楊先生認爲門生也是一種依附，到後來也並不一定要受業，只是假借與有力者發生關係，冀圖任用。不過據後漢書黨錮列傳，當時的門生是有一種錄牒的；如建寧二年李膺遇害後，他的『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謫』，門生與宗師的關係較諸故吏與府主似乎要嚴格些。東漢的門生故吏對府主宗師是非常忠心的，這與後者握有既能貴之，又能賤之的權力，自然也是原因之一。有的甚至死難相共，如安帝延光三年(124 A.D.)太尉楊震被譖罷黜回本郡，憤而飲酖自殺後，他的門人虞放陳冀所表現的情形；如李固杜喬被害後：

御覽卷 420 引續漢書：梁冀乃露固屍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成童，左提章鉞，右秉鉄鑽，詣闕上書，乞收固屍。

後漢書杜喬傳：(杜喬)與李固俱暴屍於城北，……喬故據陳留楊匡聞之號哭，星行到洛，乃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梁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鉄鎗詣闕上書，並乞李杜二公骸骨，……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

又如史弼由平原相遷河東太守後，因拒絕侯覽的請托而被誣致罪時：

後漢書史弼傳：及下廷尉詔獄，平原吏人奔走詣闕訟之，又前孝廉魏劭毀變形服，詐爲家僮，瞻護於弼。

在東漢，每當府主宗師死後，他的門生故吏就爲他服喪和立碑。今日所能見及的漢碑中，門生故吏的名字通常是書在一起的，只有劉寬碑是唯一的例外(見隸釋卷21)。門生不但爲宗師的祖父立碑，且爲宗師的兒子立碑。前者如太尉楊震碑之一即其孫沛相統的門人汝南陳熾等一百九十多人所立；後者如立於靈帝光和四年(181 A.D.)的童子逢盛碑，隸釋卷十：

童子名盛，年十二而夭，門人孫理等立此碑。門生故吏爲府主宗師服喪的非常普遍，有的且多至三年。如

延篤：『舉孝廉，爲平陽侯，……相以師，喪棄官奔。』(後漢書本傳)

傅燮：『聞所舉郡將喪，乃棄官行服。』(後漢書本傳)

桓鸞：『太守向苗舉鸞爲孝廉，遷膠東令。苗卒，鸞去職奔喪，終三年然後歸。』(後漢書本傳)

李恂：『太守李鴻請署功曹，鴻卒，恂送喪還鄉里，既葬，留起冢墳，持喪三年。』(後漢書本傳)

東漢這類史實非常多。後漢書荀淑傳集解周壽昌『大約漢服舉主之喪，過於子孫』的見解是對的，不過要補充一點的是漢人爲宗師服喪的也是如此。替府主宗師服喪幾乎已成爲當時的道德規範之一。

黨人之間許多人是具有這種宗師門生，府主故吏的關係的，屬於前者的有：

鄭玄與第五元：『玄去吏，師故兗州刺史第五元。』(後漢書黨錮列傳集解引鄭玄別傳)

李膺與魏朗：『(朗)又詣太學授五經，京師長者李膺之徒爭從之。』(後漢書黨

錮列傳)

張奐與朱寵：『奐少游三輔，師事太府朱寵，學歐陽尚書。』(後漢書張奐傳)

符融與李膺：『(融)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後漢書符融傳)

李固李膺與荀淑：『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皆師宗之。』(後漢書荀淑傳)

劉表與王暢：『同郡劉表年十七，從暢受學。』(後漢書王暢傳)

胡騰與竇武：『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後漢書竇武傳)

王烈荀爽賈彪李膺韓融與陳寔：『(烈)以潁川陳太丘爲師，二子爲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陳君學。』(三國志王烈傳注引先賢行狀)

陳寔與樊英：『隱居家教授。……自陳寔之徒少時從英。』(後漢紀卷十八)

范丹與樊英馬融：『從樊英、馬融受經。』(世說新語卷一德行上)(註一)

虞放陳翼與楊震：『順帝即位……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後漢書楊震傳)

有故吏與府主(舉主)關係的，如：

鄭玄與杜密：『(密)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爲鄉佐，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後漢書黨錮列傳)

杜密與胡廣：『爲司徒胡廣所辟。』(同上)

陳蕃與胡廣：『(廣)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爲三司。』(後漢書胡廣傳)

劉矩與胡廣：『太尉胡廣舉矩賢良方正。』(後漢書循吏列傳)

李膺與胡廣：『初舉孝廉，爲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後漢書黨錮列傳)

劉淑與種嵩：『永興二年(154 A.D.)司徒種嵩舉淑賢良方正。』(同上)

范滂與黃瓊：『復爲太尉黃瓊所辟。』(同上)

張儉與翟超：『延熹八年太守翟超請爲東部督郵。』(同上)

荀爽與趙典：『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後漢書荀爽傳)

陳蕃李膺荀緄杜密朱寓陳翔與周景：『景辟汝南陳蕃爲別駕，潁川李膺、荀緄、

(註一) 後漢書獨行列傳：『范冉字史雲。章懷注：冉或作丹。集解惠棟曰：衆漢書及貞節先生碑皆作丹，獨范史作冉，疑誤。』

杜密、沛國朱寓爲從事。』(後漢書周景傳集解引謝承書)

『陳翔、太尉周景辟。』(後漢書黨錮列傳)

岑晊與成瑨：『(瑨)聞晊高名，請爲功曹。』(同上)

檀敷與黃瓊：『太尉黃瓊舉方正。』(同上)

郭泰與黃瓊趙典：『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後漢書本傳)

申屠蟠與黃瓊：『黃瓊辟不就。』(後漢書本傳)

陳寔與黃瓊竇武：『司空黃瓊辟，選理劇。……靈帝初，大將軍竇武辟以爲掾。』
(後漢書本傳)

陳蕃與王龔：『(龔)遷汝南太守。……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後漢書王龔傳)

陳蕃與李固：『太尉李固表薦，徵拜議郎。』(後漢書陳蕃傳)

何休與陳蕃：『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後漢書儒林傳)

杜喬與楊震：『辟司徒楊震府。』(後漢書本傳)

陳球與楊秉：『太尉楊秉表球爲零陵太守。』(後漢書陳球傳)

劉瑜與楊秉：『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後漢書劉瑜傳)

爰延與楊秉：『太尉楊秉等舉賢良方正。』(後漢書爰延傳)

樊巴與李固：『荊州刺史李固薦巴(桂陽太守)治迹，徵拜議郎。』(後漢書樊巴傳)

樊巴與竇武陳蕃：『靈帝卽位，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輔政，徵拜議郎。』(同上)

趙岐與延篤：『京兆尹延篤復以爲功曹。』(後漢書趙岐傳)

周舉與左雄：『陽嘉三年(134 A.D.)司隸校尉左雄薦舉，徵拜賢良方正。』(後漢書周舉傳)

孔融荀爽與王允：『中平元年(184 A.D.)黃巾賊起，特選拜(允)豫州刺史。』

『辟荀爽、孔融等爲從事。』(後漢書王允傳)

范丹爰延與牛述：『縣令隴西牛述好士知人，乃禮請延爲廷掾、范丹爲功曹。』
(後漢書爰延傳)

徐稚姜肱袁闊與李曇與陳蕃：『尚書令陳蕃薦五處士曰：「……處士豫章徐稚、彭城姜肱、汝南袁闊、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民聽，宜

登論道。』（後漢紀卷22）

由於薦舉、辟舉、察舉和從學，黨人間幾乎都很容易攀上門生、故吏、同門、共事的關係。如李膺、杜密、劉矩都是胡廣所辟舉的，陳蕃又是他的故吏；范滂、檀敷、郭泰、申屠蟠、陳寔都曾為黃瓊所辟；符融是師事李膺的；王冀曾辟陳蕃為吏；而陳蕃又薦龔子王暢。後漢書王冀傳：

桓帝特詔三公令高選庸能，太尉陳蕃薦暢清方公正，有不可犯之色，由是復為尚書。

陳蕃、李膺、陳球等三十餘人都因左雄的薦舉得拜郎中，周舉也因他的薦舉而拜尚書；王烈荀爽賈彪李膺韓融都受過陳寔的教授，黃瓊楊賜都是桓焉的弟子；周景曾辟陳蕃為別駕，辟李膺、荀绲、杜密、朱寓等為從事；楊震曾教過虞放和陳冀，又辟過杜喬、陽球；楊秉曾表陳球為太守，舉劉瑜與爰延為賢良方正。……這種錯綜複雜的關係平時不易看出，但一旦作生死利害的鬭爭時，自然就因而聯繫在一起了。如陳蕃與黃琬因共典選舉，而為權富郎所中傷時，『事下御史中丞王暢、侍御史刁曉，曉素重蕃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後漢書黃瓊傳）了。

豪族之間又世代通婚。如李膺和鍾皓兩家：

『皓兄子瑾母膺之姑也，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與膺同年，俱有聲名。……

復以妹妻之。』（後漢書鍾皓傳）

李膺的中子瓊位至東平相（註一），他快死時對兒子李宣說：

『時將亂矣。……張孟卓與吾善，袁本初汝外親，雖爾勿依，必歸曹氏。諸子從之，並免於亂世。』（後漢書黨錮列傳）

所以李家與袁家也有婚姻關係。又如楊彪與袁術也有婚姻關係，後來曹操就是借這個藉口殺害楊修的。

另一方面，地域與交友也是構成黨人集團的因素之一，漢人是非常重視鄉誼的；在交友方面如：

何顥與郭泰賈彪：『少遊學洛陽，顥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

（註一）袁山松後漢書同，謝承書贊作珪，另據范書集解惠棟曰：『世系云：李膺三子瓊、瓚、瑾，瑾字叔瑜，東平相，避難復居趙，生志、恢、宣。』則此處似應作「幼子李瑾」。

(後漢書黨錮列傳)

陳寔與郭泰陳蕃：『(寔) 詣太學，郭林宗陳仲舉爲親友。』(太平御覽卷181引)

謝承後漢書

荀康與郭泰：『康少受業太學，與郭林宗親善。』(後漢書黨錮列傳)

郭泰與李膺：『(泰) 乃游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後漢書郭泰傳)

因此，黨人集團的形成不是偶然的，更不是一旦一夕的事，而是有長遠的歷史關係；由累世的經學，累世的卿相和宰州臨郡，累世的樹恩與通婚而形成的。察舉、辟召、薦舉和從學尤其是其中最大的關鍵。

(三) 黨人的地域分佈

東漢的疆土大致可分成六區：(1) 北方及東北邊郡(包括西河)。(2) 關東區域(太原、上黨、河南、宏農、南陽以東，淮水以北)。(3) 三輔及西北邊郡。(4) 長江中下游(南郡、武陵以東)。(5) 長江上游及西南各郡。(6) 南部各郡(包括嶺南蒼梧、南海、鬱林、交趾、九真、日南、合浦、桂陽等郡。)

黨人屬於北方及東北邊郡的僅陽球一人(漁陽泉州)。

關東區域的有：

姓 名	郡(國) 縣						
陳 翱	汝南郡陵	袁 閥	汝南汝陽	黃 穆	汝南安成	應 奉	汝南南頓
許 劄	汝南平輿	陳 蕃	汝南平輿	謝 甄	汝南邵陵	陳 逸	汝南平輿
袁 著	汝 南	蔡 衍	汝南項縣	范 澄	汝南征羌	黃 憲	汝南慎陽
袁 忠	汝南汝陽	袁 弘	汝南汝陽	周 景	汝南汝陽	殷 陶	汝南征羌
黃 浮	汝南陽安	陳 寔	潁川許昌	陳 紀	潁川許昌	陳 堪	潁川許昌
荀 淑	潁川潁陰	荀 爽	潁川潁陰	荀 显	潁川潁陰	荀 犝	潁川潁陰
荀 或	潁川潁陰	賈 彪	潁川定陵	杜 密	潁川陽城	李 謂	潁川襄城

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

荀 緗	潁川潁陰	荀 悅	潁川潁陰	劉 翔	潁川潁陰	劉 陶	潁川定陰
鍾 皓	潁川長社	鍾 延	潁川長社	鍾 敷	潁川長社	韓 韶	潁川舞陽
韓 融	潁川舞陽	韓 演	潁川舞陽	王 龜	山陽高平	王 賜	山陽高平
檀 敦	山陽瑕丘	張 儉	山陽高平	劉 表	山陽高平	度 尚	山陽湖陸
檀 彬	山 陽	褚 凤	山 陽	張 薩	山 陽	薛 蘭	山 陽
馮 祺	山 陽	魏 玄	山 陽	徐 乾	山 陽	田 林	山 陽
張 隱	山 陽	薛 郁	山 陽	王 訪	山 陽	劉 祇	山 陽
宣 靖	山 陽	公 緒 恭	山 陽	朱 楷	山 陽	田 繡	山 陽
疏 耽	山 陽	薛 敦	山 陽	宋 布	山 陽	唐 龍	山 陽
贏 咨	山 陽	宣 裴	山 陽	史 頌	陳留考城	申屠蟠	陳留外黃
茅 容	陳 留	夏 覆	陳留國	范 丹	陳留外黃	蔡 巍	陳留國
楊 匡	陳 留	虞 放	陳留東昏	朱 震	陳 留	史堅元	陳 留
張 升	陳留尉氏	秦 周	陳留平丘	爰 延	陳留外黃	符 融	陳留淡儀
延 篤	南陽犨	何 頤	南陽襄鄉	朱 穆	南陽宛	宗 慈	南陽安衆
岑 眇	南陽棘陽	張 敏	南陽穰	公族進階	勃 海	滕 延	北 海
苑 康	勃海重合	巴 肅	勃海高城	鄭 玄	北海高密	孫 嵩	北海(註一)
劉 儉	河 間	劉 邶	河 間	劉 淑	河間樂城	劉 矩	沛 國 蕭
朱 寓	沛 國	黃 尚	南郡鄖	桓 典	沛郡龍亢	桓 麗	沛郡龍亢
桓 彬	沛郡龍亢	種 畧	河南洛陽	尹 勳	河南鞏	劉 頤	平原高唐
襄 楷	平原濕陰	孔 昱	魯國魯陽	蕃 韶	魯 國	劉 儒	東郡陽平
謝 強	東郡武陽	王 考	東平壽張	孔 融	魯國魯陽	何 休	任 城 瑁

(註一) 後漢書鄭玄傳：『及黨事起，(玄)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餘人姓名均不可考。

陳 球	下邳淮浦	審 忠	梁 國	張 遲	東平壽張	胡 母 班	泰 山
羊 陟	泰 山	王 璞	東萊曲城	穎 容	陳國長平	何 衡	陳國陽夏
何 瑣	陳國陽夏	張 均	中山光和	劉 祐	中山安國	劉 猛	鄒 那
欒 巴	魏郡內黃	陳 扪	東 海	刁 趵	彭 城	姜 脳	彭城廣戚
魏 桓	安 陽	王 柔	太原晉陽	郭 泰	太原界休	賈 淑	太原界休
王 允	太 原 祁	王 宏	太 原 祁	杜 喬	河內林盧	杜 衆	弘 農
成 璞	弘 農	羊 繢	泰山平陽	郝 繫	太 原	胡 武	太 原
孔 衰	魯國魯陽	陳 雅	成 固	霍 謐	魏 郡 鄭	陳 龜	上黨泫氏
邊 韶	陳留浚儀	王 烈	太 原				

三輔及西北邊郡：

姓 名	郡(國)縣	姓 名	郡(國)縣	姓 名	郡(國)縣	姓 名	郡(國)縣
第五種	京兆長陵	趙 𩫚	京兆長陵	趙 息	京兆長陵	趙 罷	京兆長陵
韋 著	京兆杜陵	李 固	漢中南鄭	張 兌	敦煌酒泉	宋 果	扶 風
魏 傑	扶風杜陽	李 雲	甘 陵	蓋 勳	敦煌廣至	皇 甫 規	安定朝那

長江中下游：

姓 名	郡(國)縣						
黃 璞	江夏安陸	黃 瓏	江夏安陸	周 景	廬江舒	媯 皓	吳郡餘杭
徐 碩	豫章南昌	劉 瑜	廣 陵	魏 朗	會稽上虞	左 雄	南郡涅陽
劉 茂	廬 江	楊 喬	會稽烏傷				

長江上游及西南部分：

姓 名	郡(國)縣						
張 綱	犍為武陽	殷 參	蜀 郡	馮 縕	巴郡宕渠	趙 典	蜀郡成都

屬於南部各郡的亦僅胡騰（桂陽）一人。

其中曹鸞、許永、壺嘉、和海、張牧、翟超、馮述和衛羽等人的籍貫無法查到。就前述已知的黨人分佈區域來看，關東區域佔着最大的多數，兩漢時代『關東出相，關西出將』的諺語是有其正確性的；而其中又尤以汝南、潁川、山陽三郡為最多；這與黨人的領袖人物大多是汝潁兩郡，以及其他地的富庶，自有密切的關係。而汝潁也確是當時人才薈萃之地。所以後來曹操與荀彧的信中都還說：

『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以繼之？』（全三國文卷三）東漢末年，長江的中下游雖已非常開發，已遠非西漢初年所能比，但是究竟還不如關東。所以此區的黨人並不多。

（四）黨人的出身

黨人的出身大致可分為四途。

（1）選舉

李固：『少好學。……司隸、益州並命，郡舉孝廉，辟司空掾，皆不就。陽嘉二年（133 A. D.）公卿舉固對策。』（後漢書本傳。又續漢書作：陽嘉二年詔公卿舉敦樸之士，衛尉賈建舉固也）

劉淑：『淑少好學，明五經。……州郡禮請，五府連辟並不就。永興二年（154 A. D.）司徒种嵩舉淑賢良方正，辭以疾。桓帝聞淑高名，切責州郡，使輿病詣京師，淑不得已赴洛陽，對策為天下第一，拜議郎。』（後漢書黨錮列傳）

孔昱：『大將軍梁冀辟，不應；太尉舉方正，對策不合，乃辭病去。……靈帝即位，公車徵拜議郎。』（同上）

劉瑜：『瑜少好學。……州郡禮請不就，延熹八年太尉楊秉舉賢良方正。……徵拜議郎。』（後漢書本傳）

爰延：『（縣令）請延為廷掾。……後令史昭以為鄉嗇夫，仁化大行，人但聞嗇夫，不知郡縣。在事三年，州府禮請不就。桓帝徵博士，太尉楊秉等舉賢良方正，再遷為侍中。』（後漢書本傳）

荀爽：『延熹元年（158 A.D.）太常趙典舉爽至孝，拜郎中。』（後漢書荀淑附傳）

謝弼：『建寧二年詔舉有道。……（對策）除郎中。』（後漢書本傳）

王暢：『初舉孝廉，辭不就。大將軍梁商特辟舉茂材，四遷尚書令。』（後漢書本傳）

趙典：『益州舉茂材，以病辭。太尉黃瓊胡廣舉有道方正，桓帝公車徵對策，爲諸儒之表。』（後漢書本傳章懷注引謝承書，惟本傳作：建和初四府表薦，薦拜議郎。）

應奉：『舉茂材。……拜武陵太守。』（後漢書本傳）

賈彪：『初仕州郡，舉孝廉，補新息長。』（後漢書黨錮列傳）

橋玄：『玄少爲郡功曹。……舉孝廉，補洛陽左尉。』（後漢書本傳）

陳蕃：『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後漢書本傳）

霍諧：『少爲諸生，明經。……仕郡，舉孝廉；稍遷金城太守。』（後漢書本傳）

劉祐：『初察孝廉，補尚書侍中。』（後漢書黨錮列傳。章懷注引謝承書曰：『祐少修操行，學嚴氏春秋、小戴禮、古文尚書，仕郡爲主簿。』）

朱穆：『及壯耽學，銳意講誦。……初舉孝廉（後爲大將軍梁冀所辟）。』章懷注引謝承書曰：年二十爲督郵，……舉孝廉。集解惠棟曰：朱公叔鼎銘云：「初舉孝廉，除郎中、尚書侍郎。」（後漢書本傳）

陳球：『少涉儒學，好律令，陽嘉中舉孝廉，稍遷繁陽令。』（後漢書本傳）

劉陶：『游太學。……後陶舉孝廉，除順陽長。』集解汪文臺曰：類聚十九謝承書作縱陽長，類聚五十、御覽二六七續漢書作湏陽長。』（後漢書本傳。）

陳龜：『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後漢書本傳）

蓋勲：『初舉孝廉，爲漢陽長史。』（後漢書本傳）

李雲：『性好學、善陰陽；初舉孝廉，再遷白馬令。』（後漢書本傳）

杜喬：『少爲諸生，舉孝廉。辟司徒楊震府，稍遷南郡太守。』（後漢書本傳）

延篤：『博通經傳，……有名京師，舉孝廉，爲平原侯相。』（後漢書本傳）

成瑨：『少修仁義，篤學，以清名見舉孝廉，拜郎中。』（後漢書黨錮列傳注引
謝承書）

馮緹：『少學春秋、司馬兵法，……初舉孝廉，七遷爲廣漢屬國都尉。』（集解
惠棟引車騎將軍碑曰：弱冠詔除郎，還更仕郡，歷代曹史、督郵、主
簿、五官掾功曹，舉孝廉。）（後漢書本傳）

蔡衍：『少明經，講授。……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後漢書黨錮列傳）

苑康：『少受文學。……舉孝廉，遷潁陰令。』（同上）

檀敷：『少爲諸生。……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就。』（集解惠棟引韓敕碑陰，
數嘗爲大將軍掾）。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卽位，太尉黃瓊舉方
正（註一），再遷議郎，補蒙令。』（同上）

符融：『游太學。……州郡禮請，舉孝廉，辟公府，皆不應。』（同上）

劉矩：『矩少有高節。……乃舉孝廉，遷雍丘令。』（後漢書循吏傳）

桓彬：『初舉孝廉，拜尚書郎。』（後漢書桓榮附傳）

黃憲：『舉孝廉，五辟公府。……暫到京師而還。』（後漢書本傳）

王龔：『初舉孝廉，稍遷青州刺史。』（後漢書本傳）

左雄：『安帝時舉孝廉，稍遷冀州刺史。』（後漢書本傳）

李膺：『初舉孝廉，爲司徒胡廣所辟，舉高第，再遷青州刺史。』（後漢書黨錮
列傳）

巴肅：『初察孝廉，歷墳令，貝丘長。』（同上）

范滂：『舉孝廉，光祿四行。……乃以滂爲清詔使……遷光祿勳主事。』（同上）

尹勲：『州郡連辟，舉孝廉，三遷邯鄲令。』（同上。又同書劉瑜傳作：『桓帝
時（勲）以有道徵，四遷尚書令。』）

宗慈：『舉孝廉，九辟公府，有道徵，不就。』（同上）

羊陟：『少清直，有學行，舉孝廉，辟太尉李固府。』（同上）

陳翔：『舉孝廉，太尉周景辟舉高第，拜侍御史。』（同上）

（註一）據後漢紀黃瓊卒於桓帝延熹七年（164 A.D.）。此處必有錯誤，若以黃瓊爲太尉時所舉，則仍在桓帝
時，非靈帝卽位後之事。

劉儒：『察孝廉，舉高第，三遷侍中』（同上）

荀彧：『中平元年舉孝廉，再遷亢父令。』（後漢書本傳）

桓鸞：『舉鸞孝廉，遷爲膠東令。』（後漢書桓榮附傳）

（2）公府辟除

張綱：『少明經學。……舉孝廉不就，司徒辟高第，爲侍御史。』（後漢書張皓傳附）

杜密：『爲司徒胡廣所辟，稍遷代郡太守。』（後漢書黨錮列傳）

楊秉：『少傳父業，兼明京氏易，博通書傳。……年四十餘乃應司空辟，拜侍御史。』（後漢書楊震傳附）

楊賜：『少傳家學，篤志博聞。……不答州郡禮命，後辟大將軍梁冀府，非其所好也。出除陳倉令，因病不行。公車徵不至，連辭三公之命，後以司空高第，再遷侍中。』（同上）

劉表：『黨禁解，辟大將軍何進掾。……（初平元年）詔書以表爲荊州刺史。

〔集解惠棟引鎮南碑云：辟大將軍府，遷北軍中候，在位十旬，以賢能特遷荊州刺史。〕（後漢書本傳）

蔡邕：『少博學。……建寧三年（170 A.D.）辟司徒橋玄府。』（後漢書本傳）

周舉：『博學洽聞，爲儒所宗。……延光四年（125 A.D. 延光原作延熹），從集解錢大昕說改辟司徒李邵府。』（後漢書本傳）

魏朗：『少爲縣吏。……（因爲兄報讐，亡命到陳國），從博士卻仲信學春秋圖緯，又詣太學授五經。……初辟司徒府，再遷彭城令。』（後漢書黨錮列傳）

第五種：『少厲志義，爲吏冠名州郡。永壽中以司徒掾清詔使冀州廉察灾害。……還，以奉使稱職，拜高密侯相。』（後漢書本傳）

韓融：『少能辯理，而不爲章句學，聲名甚盛，五府並辟，獻帝初至太僕。』（後漢書韓韶傳附）

孔融：『州郡禮命皆不就，辟司徒楊賜府。』（後漢書本傳）

（3）任子

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

何休：『以卿子，詔拜郎中，非其好也，辭病而去，不仕州郡。……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後漢書儒林傳下）

周勰：『以父任爲郎，自免歸。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後漢書周舉傳附）

黃瓊：『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後漢書本傳）

黃琬：『後瓊爲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同上）

（4）其他：包括徵拜和未被察舉孝廉（或舉而不就）的地方小吏。

劉翊：『种拂臨郡，引爲功曹。……舉翊孝廉，不就。……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掾，……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後漢書獨行傳）

李燮：『州郡禮命，四府並辟，皆無所就；後徵拜議郎。』（後漢書李固傳附）

張儉：『初舉茂材，以刺史非其人，謝病不起。延熹八年（165 A. D.）太守翟超請爲東部督郵。』（後漢書黨錮列傳）

荀淑：『安帝時徵拜郎中，後再遷當塗長。』（後漢書本傳）

楊震：『少傳家學，舉孝廉、州舉茂材、辟公府皆不就。……（熹平中）公車徵拜議郎。』（後漢書楊震傳附）

黃淳：『補尚書令史，奉公憂氏，以功除昌慮長，濮陽令。』（後漢書宦者列傳
注引汝南先賢傳）

岑晊：『（太守）聞晊高名，請爲功曹。』（後漢書黨錮列傳）

張牧：『（太守弘農成瑨）又以張牧爲中賊曹史。』（同上）

趙岐：『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後漢書本傳）

范冉：『少爲縣小吏。』（後漢書獨行傳）

鄭玄：『少爲鄉嗇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爲吏。……遂詣太學受業。』
（後漢書本傳。同書杜密傳作：（密）行春到高密縣，見鄭玄爲鄉佐，
知其異器，即召署郡職，遂遣就學。）

鍾皓：『少爲郡功曹。』（後漢書本傳）

陳寔：『少作縣吏，嘗給事廝役爲都亭刺佐。』（後漢書本傳）

史弼：『弼少篤學，……仕州郡，辟公府，遷北軍中侯。』（後漢書本傳）

王允：『年十九爲郡吏。』（後漢書本傳）

張升：『仕郡爲綱紀，以能出守外黃令。』（後漢書文苑傳）

許劭：『初爲郡功曹。』（後漢書本傳）

韓韶：『少仕郡，辟司徒府。……以韶爲贏長。』（後漢書本傳）

度尚：『家貧，……積困窮，迺爲宦者同郡侯覽視田，得爲郡上計，升拜郎中，除上虞長。』（後漢書本傳）

上面所舉七十八人的出身以選舉類居最多數，有四十四人，公府辟除類有十一人，任子類僅四人，第四類十九人。

徵拜郎中後是做縣令長，舉孝廉做郎官後多半也是做縣令長，如被公府辟去做掾屬的，不久或數遷後就可做太守刺史，或者在稍遷後做侍御史、尚書郎。黨人以任子出身的非常少，這固然是東漢對任子之限制較嚴，但即使依照後漢書集解惠棟所引車騎將軍碑的說法，將出身孝廉的馮緹算入，也不過五人，而且很明顯的，他們都不肯就。其中周勰是『常隱處竄身，慕老聃清靜，杜絕人事』，所以後來再三辟舉他，連『公車徵，玄纁備禮』都固辭，還可說本來就不願仕宦；但是黃瓊、黃琬、馮緹等人後來的官都很大。又如宗室之後劉淑、劉祐，世宦之後李膺、尹勳、陳翔、陳蕃和橋玄等人的出身都是孝廉。另如史鴻、王允等都出身於地方小吏。誠如嚴歸田師所言：『漢代仕宦途徑以郎吏爲基點，凡百卿相，顯名列朝者，無不出身於此，然地方小吏考績優等察考廉者，又爲補郎之最主要途徑，則謂地方小吏爲達宦之初階可也』（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上編序言 p.5）。另一方面也使我們想到，這仍然與故舊報恩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兩漢是郡國察舉孝廉的，黨人世代的仕宦，世代的經學，察舉的孝廉，所辟的掾屬和教授的門生自然爲數衆多，這些門生故吏總有幾個會出人頭地的；後者一旦做到公卿，或到府主宗師的州郡去做牧守時，對他們的後裔自然會儘量優遇的。最簡便的方法就是辟爲掾屬或舉爲孝廉茂材，因此世宦的子弟都寧願放棄任子之途了。如宋書恩倖傳序即言：

（漢代）郡縣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世族。非若晚代分爲二塗者也（註一）。

漢朝的地方小吏和公府掾屬在社會和辟主的眼光中，地位是很高的，很被尊重的。公

（註一）此條係嚴歸田師所提示。

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

府牧守在辟舉掾屬時固是慕名而辟，應辟的也是慕名而來。如

『廣陵徐球爲汝南太守，請(許劭)爲郡功曹，球亦名士，解褐事之。』(後漢紀卷27)

『(劉翊)常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河南种拂臨郡，引爲功曹，翊以拂爲名公之子，乃爲起焉。』(後漢書獨行傳)

『(范滂)遷光祿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滂執公儀詣蕃，蕃不止之，滂懷恨投版棄官而去。』(後漢書黨錮列傳)

『(汝南太守王龔)好才愛士，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蕃性氣高明，初到龔不卽召見之，乃留記謝病去。』(後漢書王龔傳)

另如檀敷、巴肅、陳寔、宗慈、楊匡、趙岐等做縣令長時，都會因守相非其人或貪賄而自己去職。

地方小吏如真有才能，升遷也是很快的。如前引鄉嗇夫爰延就是一個佳例。至於公府的掾屬，升遷的機會更多。如北堂書鈔六八引崔寔政論說：

三府掾屬位卑職重，及其取官又多超卓，或期月而長州郡，或數年而至公卿。左雄在再遷尚書令後，上疏提出改革吏治的辦法之一，即是『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察舉。』可見東漢有些吏職被公府州郡察舉之快。

黨人中只有龔巴的出身比較奇特。

後漢書龔巴傳：(巴)順帝世以宦者給事掖庭，補黃門令，非其好也。……(後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

現在所能見及的史料中，黨人大部出身於上述四途，只有龔巴是唯一的例外。

(五) 黨人的風尚

黨人大多是世宦的豪族，禮法世家，都有一家之學。如弘農楊氏四五代都是『少傳家學』、『篤學博聞』，所以五世四公也並不偶然。很多黨人都是品德高尚，學問很好，非常被鄉里和時人尊重的。如

宗慈：『南陽羣士益重其義行。』(後漢書黨錮列傳)

范滂：『少勵清節，爲州里所服。』(同上)

蔡衍：『少明經。……以禮尚化鄉里。鄉里有爭訟者，輒詣衍決之，其所平處，皆曰無冤。』（同上）

陳寔：『寔在鄉間，平心率物，其有爭訟，輒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冤者。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不爲陳君所短。」』（後漢書本傳）

陳紀：『亦以至德稱，兄弟孝養，閨門靡和，後進之士皆慕其風。』（同上）

謝弼：『中直方正，爲鄉邑所宗。』（後漢書本傳）

因此他們的一言一行莫不影響到當時的士子。如

『郭林宗李元禮等爲談論之首，一言一行天下以爲准的。』（初學記卷廿引袁山松後漢書）

『李膺言出於口，人莫得違也。有難李君之言者，則鄉黨非之；李君與人同輿載，則名聞天下。』（御覽卷四四七引袁子正書）

『郭泰周遊列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一角，以爲林宗巾。』（後漢書本傳）

清流領袖的一褒一貶幾乎可以左右士人的進退。如

『後進之士，升其(李膺)堂者，以爲登龍門。』（袁山松後漢書。范書黨錮列傳作：『時朝廷日亂，綱紀穢陋，膺（時爲司隸校尉）獨持風裁，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

『郭林宗始上京師，時人莫識，(符)融一見嗟服，因以介於李膺，由是知名。』（後漢書本傳）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李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舉言，即曰：「此人當作國士。」』（世說新語補卷八）

時人對清流領袖是非常仰慕的。如

『郭泰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輛數千，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爲神仙焉。』（後漢書郭泰傳）

『荀爽嘗就謁膺，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

(同書黨錮列傳)

建寧二年大殺黨人時，許多清流之從容赴難，與這些領袖人物之精神感召也是有密切關係的。如

魏朗：『朗以黨被徵，乃慷慨曰：「丈夫與陳仲舉李元禮俱死，得非乘龍上天乎！」於丹陽牛渚自殺。』(御覽卷438引會稽典錄)

范滂：『(與母訣別)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後漢書黨錮列傳)

黨人對不好學的權豪勢家是看不起的，對濁流是憎惡的。因此表現在他們交友方面的是求志好的相同。如

李膺：『時河南尹李膺以簡重自居，不妄接士，賓客數外，自非當世名人及與通家皆不得白。』(後漢書孔融傳)

『膺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爲師友。……(還居綸氏教授)南陽樊陵求爲門徒，膺謝不受。陵後以阿附宦官致位太尉，爲節志者所羞。』(後漢書黨錮列傳)

陳蕃：『性方峻，不接賓客。市民亦畏其高。』(後漢書本傳)

范丹：『遊集太學，知人審友，苟非其類，無所容納；介操所在，不顧貴賤。』(全後漢文卷七七)

劉陶：『與人交，志好不同，雖富貴不顧也；所行齊趣，雖賤必尊貴。疾惡太甚，以此見憎。』(後漢紀卷24)

桓彬：『時中常侍曹節女婿亦爲郎，彬厲志操，與左丞劉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嘗與方共酒食之會，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爲酒黨。……彬遂以廢。』(後漢書桓榮附傳)

蔡衍：『徵拜議郎，符節令，梁冀聞衍賢，請欲相見，衍辭不往，冀恨之。』
(同書黨錮列傳)

夏馥：『同縣高氏蔡氏並皆富植，郡人畏而事之，唯馥比門不與交通，由是爲豪族所仇。』(同上)

趙岐：『娶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豪家，岐嘗鄙之，不與融相見。』(後漢書本

傳)

張升：『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身相交，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者，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同書文苑傳）

陳寔：『時中常侍張讓權傾天下，讓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讓恥之。』（後漢書本傳）

濁流受到清流如此的奚落自然要恨之刺骨了。後來大殺黨人，與此也有關係。陳寔即因曾去弔過張讓父親之喪，以至『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

當時世族的勢力已經很大，但黨人的交往還沒有很深的門第觀念。後漢書黃憲傳：

（黃憲）世貧窮，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至袁闕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闕曰：『見吾叔度邪？……』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

不過他們對出身不是良好家庭的子弟是不願交接的。如岑晊小時就有過一次很窘的遭遇。後漢書黨錮列傳岑晊傳：

父豫爲南郡太守，以貪叨誅死。晊年少未知名，往候同郡宗慈，慈方以有道見徵，賓客滿門，以晊非良家子不相見。

私人教授的風氣在西漢末期已很普遍，在『遺子千金，不如遺子一經』的觀念下，遣子弟求學的自然很多。東漢的黨人也常常私人教授，這與當時門生對宗師的尊敬也有關係。所以每當清流一旦以事或以病免歸時，就執起教鞭來了。如

劉淑：『少好學，明五經，遂隱居，立精舍講授，諸生常數百人。』（後漢書黨錮列傳）

李膺：『以公事免官，還居綸氏教授，常千人。』（同上）

延篤：『以病免歸，教授家巷。』（同上）

檀敷：『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同上）

韋蓍：『隱居教授。』（後漢紀卷22）

蔡衍：『少明經，教授。』（後漢書黨錮列傳）

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

趙典：『典少篤行隱約，博學經書，弟子自遠方至。』（後漢書本傳）

郭泰：『及黨事起，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後漢書本傳）

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後漢書本傳）

張奐：『時禁錮者多不能守靜，或死或徙，奐閉門不出。養徒千人。』（後漢書本傳）

楊賜：『閒居教授。』（後漢紀卷廿五）

楊秉：『少傳父業，隱居教授。』（後漢紀卷廿二）

竇武：『少以經行著稱，常教授於大澤中。集解引袁宏紀曰：諸生自遠方來受業者百餘人。』（後漢書本傳）

黃瓊：『江夏黃瓊教授於家。』（後漢書徐稚傳）

鍾皓：『以詩律教授，門徒千餘人。』（後漢書本傳）

趙典：『典學孔子七經，河圖洛書，內外藝術靡不貫綜，受業者百有餘人。』（後漢書本傳章懷注引謝承書）

兩漢的選舉是由鄉舉里選的遺意來的，所以非常注重鄉論。因而演變成品評人物，互相標榜。黨人在社會上政治上勢力的表現，最先就是這種清議。這對郡國的察舉和中央的徵辟影響是非常大的。也因此而招致濁流之忌。如趙岐全家就是因此而被害的。後漢書趙岐傳：

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玹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爲貶議，玹深毒恨。延熹元年（158 A.D.）玹爲京兆尹。……玹果收岐家屬宗親，陷以重法，盡殺之。

有的清流因未曾危言深論而免爲濁流所害。如郭泰袁闊：

後漢書郭泰傳：林宗雖善人倫，而不危言穀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惟林宗及汝南袁闊得免焉。

這種好談論和多務交游的風氣從東漢中葉以後就日益盛行了。如潛夫論卷一務本第二說：

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爭著彫麗之文，以求見異於世。品人鮮識從而高之。……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偷世竊名以取濟渡，夸末之徒從而尚之。此

逼真士之節而銜世俗之心者也。

後來更是日甚一日，放言爲高。如果不好談論，反會受到時人的譏笑。如後漢書荀鍾韓陳列傳論說：

漢自中世以下，閹豎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矯潔，放言爲高，士有不談此者，則芸夫牧豎已叫呼之矣；故時政彌惛而其風愈往。

當時的太學實際上已成爲游談的場所。

後漢書循吏傳：（仇）覽入太學，時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字，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修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

這時的太學生共有三萬餘人，郭泰賈彪是其中的領袖。他們『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扶風的魏儻和渤海的公族進階也好危言深論，申屠蟠早就看出這種情形的危險了。後漢書申屠蟠傳：

先是京師游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蟠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阮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跡於梁碭之間。……居二年（後漢紀卷廿二，二年作三年），滂等果罹黨禍；或死或刑者數百人，蟠確然免於疑論。

第一次黨錮之禍後，清流集團的標榜之風更盛了。

後漢書黨錮列傳：指天下名士爲之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猶古之八元八凱也。竇武劉淑陳蕃爲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俊者言人之英也；郭林宗宗慈巴肅夏馥范滂（集解惠棟曰：三君八俊錄無范滂有劉儒）尹勳蔡衍羊陟爲八顧，顧者言能以德引人者也；張儉岑晊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爲八及，及者言其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王考劉儒（集解惠棟曰：三君八俊錄無劉儒有劉翊）胡母班秦周蕃嚮王章爲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也。

並且把這些人的字再加上讚語編成七個字一句。

天下忠誠竇游平（竇武） 天下德弘劉仲承（劉淑） 天下英秀王叔茂（王暢）

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

天下和雍郭林宗(郭泰)	天下通儒宗孝初(宗慈)	天下臥虎巴恭祖(巴肅)
天下慕侍夏子治(夏馥)	海內譽謗范孟博(范滂)	天下英藩尹伯元(尹勳)
天下雅志蔡孟喜(蔡衍)	天下清苦羊嗣祖(羊陟)	海內忠實張元節(張儉)
海內珍好岑公孝(岑晊)	海內所稱劉景升(劉表)	海內貴珍陳子鱣(陳翔)
海內才珍孔梁人(孔昱)	海內彬彬苑仲真(苑康)	天下堆金劉叔林(劉儒)
海內珍奇胡母季皮(胡母班)	(以上係後漢書集解卷67校補侯康引自羣輔錄。)	
不畏強禦陳仲舉(陳蕃)(註一)	天下楷模李元禮(李膺)	天下良輔杜周甫(杜密)
天下稽古劉伯祖(劉祐)	天下忠平魏少英(魏朗)	天下才英趙仲經(趙典)
天下冰凌朱季陵(朱寓)	海內清平度博平(度尚)	海內嚴恪張孟卓(張邈)
海內依怙王文祖(王考)	海內光光劉子相(劉翊)	海內貞良秦平王(秦周)
(以上係後漢書集解卷67惠棟引自學中語)		
海內通士檀文有(檀敷)	海內修整蕃嘉景(蕃嚮)	海內賢智王伯義(王章)
天下好交荀伯條(荀昱)	(以上係後漢書集解卷67引自三君八俊錄)	

只有少數人對這種好交游的風氣是不以為然的。如前引的仇鸞和周勰：

後漢書周舉附傳：(周勰辭去郎官回家後)父故吏河南召麤爲郡將，卑身降禮，致敬於勰，勰恥交報之，因杜門自絕。

清流中自然也有矯倣作以獲虛譽的。

後漢書符融傳：漢中晉文經梁國王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臥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與奪。(符)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並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輒嘆嘆逃去。後果爲輕薄子，並以罪廢棄。

有的甚且不近人情。如范冉：

後漢書獨行傳：遭黨人禁錮，推鹿車載妻子，捃拾自資。(注引袁山松後漢書)

(註一) 後漢書集解卷67校補侯康曰：御覽卷465引袁山松書不畏強禦陳仲舉，九卿直言有陳蕃；又羣輔錄作天下義府陳仲舉。』

曰：丹去官，嘗使兒掘麥，得五斛，鄰人尹臺遺之一斛，囑兒莫道。丹後知，即令併送六斛，言麥已雜矣。遂誓不敢受。)

但是黨人大多是以名行相尚，篤於故舊，確實不愧為當時的人望。臨難時也不圖苟免。如

申屠蟠：『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沒，以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于鄉里，遇司隸從事於河輶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於地而去，事畢還學。』（後漢書本傳）

孔融：『初山陽張儉與融兄袁友善，亡命來詣，袁適出；時融年十六，儉不告，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為君主也？」因留舍藏之。後以人客發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收融及袁送獄。融曰：「保內藏舍者融也，當坐之。」袁曰：「彼來求我，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後漢紀卷卅）

朱震：『（執陳蕃送黃門北寺獄，卽日害之。徙其家屬於比景，宗族門生故吏皆斥免禁錮）蕃友人陳留朱震時為銓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戶，匿其子逸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受原作授，從集解劉攽說改）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後漢書陳蕃傳）

李膺：『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鄉人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之節也。……」乃詣詔獄考死。』（後漢書黨錮列傳）

范滂：『以黨事下黃門北寺獄，滂以同囚多嬰病，乃請先就格，遂與同郡袁忠等爭就楚毒。』（華嶠後漢書）

『建寧二年遂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督郵吳導至縣，抱詔書，閉傳舍，伏狀而泣。滂聞之曰：「必為我也。」卽自詣獄，縣令郭揖大驚，出解印綬，引與俱亡，曰：「天下大矣，子何為在此？」滂曰：「滂死則禍塞，何敢以罪累君，又令老母流離乎！」』（後漢書黨錮列傳）

荀昱（通鑑昱作翊）：『膺坐黨事，與杜密荀翊同繫新汲縣獄。時歲旦，翊引杯曰：「正朝從小起。」膺謂翊曰：「死者人情所惡，今子無羞色者何？」翊曰：「求仁得仁，又誰恨也。』（同上書荀淑傳集解惠棟引李膺家傳）

巴肅：『中常侍曹節後聞其謀，收之，肅自載詣縣。縣令見肅入閣，解印綬與俱去。肅曰：「爲人臣者有謀不敢隱，有罪不逃刑，既不隱其謀矣，又敢逃其刑乎？」遂被害。』（後漢書黨錮列傳）

樊巴：『蕃武被誅，巴以其黨，復謫永昌太守以功自效。辭病不行，上書極諫，理陳震之冤。帝怒，下詔切責，收付廷尉，巴自殺。』（後漢書本傳）

當時離戰國雖已五百多年了，但是社會上仍普遍的流行着任俠的風氣。如

何顥：『友人虞偉高有父讐未報，而病將終；顥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顥感其義，爲復仇，以頭釀其墓。』（後漢書黨錮列傳）

魏朗：『兄爲鄉人所殺，朗白日操刃報讐於縣中，遂亡命到陳國。』（同上）

又如張邈少時也是以俠氣聞名的。

黨人普遍的風尚還有爲府主宗師服喪和避辟以坐門養望等。

（六）黨人的抱負、政治主張、仕宦和隱居

東漢安順以後濁流專政的結果，政局逐步的衰退。地方吏治敗壞的原因之一是：中央對地方官吏沒有明確的是非觀念和賞罰的標準，鄉官的祿也很薄，於是地方官吏變成不負責任，輕忽去就，貪污和做表面工作。如後漢書左雄傳再遷尚書令上疏中說：

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以理己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視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見非不舉，聞惡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功不舉實，虛誕者獲譽，拘檢者離毀，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躊躇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廉者取足，貪者充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

政風敗壞的結果，一方面是中央的大臣不負責任，地方的官吏互相推諉。

『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以樹恩爲賢，盡節爲愚。』至相戒曰：『白璧不可爲容，容多後福。』（同上）

『今州曰任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百姓怨窮。以苟容爲賢，以盡節爲愚。』

(全後漢文卷五六虞詡上疏)

一方面是大家不敢說話。如後漢書黃瓊傳黃瓊疾篤上疏說：

諸梁秉權，豎宦充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

在這種情形之下，清流自然憤慨萬分。他們都想力挽狂瀾，以實現他們的抱負。如：

張綱：『時順帝委縱宦官，有識危心。綱常感激慨然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出命，埽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願也。」』(後漢書本傳)

王冀：『冀深疾宦官專政，志在匡正。』(後漢書本傳)

岑晊：『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之志。』(後漢書黨錮列傳)

范滂：『郡召以爲功曹，卽騫衣就車，急痛於時也。……後爲太尉黃瓊所辟，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後漢紀卷廿二)

有的因為遭到種種現實的阻礙，不能展其抱負，因而賣志以歿。如

范冉：『臨命遺令戒其子曰：「吾生於昏闇之世，值乎淫侈之俗，生不得匡濟時。」』(後漢書獨行列傳)

張奐：『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要銀艾，不能和光同塵，爲譏邪所忌，通塞命也。……」』(後漢書本傳)

張升：『有大志，歎曰：「人世白駒過隙耳，安能曲道媚世俗哉！」守外黃令，遇黨錮去官。道逢友人班荆而語曰：「今闕下闔宦專權。」因相向而泣。……升竟以黨錮下獄死。』(太平御覽卷407引范曄後漢書)(註一)

黨人的政治主張大致上可以歸納爲：

(1) 諫劾濁流，希望君主近賢臣，遠閹豎和廣開言路

延熹二年後，宦官的勢力大量的由中央發展到地方。

後漢書楊秉傳：(延熹)五年(162 A. D.)冬，(楊秉)代劉矩爲太尉，是時宦官方熾，任人及子弟爲官，布滿天下。

同上書周景傳：(延熹)六年(周景)代劉寵爲司空，是時宦官任人及子弟充塞列

(註一) 發根按：張升御覽原作張叔升，從范書文苑傳改。惟今范書該傳並無此條記載。

位。

同上書黨錮列傳：復遷劉祐河東太守，時屬縣令長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在延熹九年以前，宦官的子弟姻戚任守相令長，其姓名確切可考的有(註一)：

官名	姓名	與宦官關係	備註
京兆尹	唐 玡	唐衡兄	後漢書趙岐傳
山陽太守	單 遷	單超弟	後漢書馮緹傳
朔方太守	董 援	單超外甥	後漢書第五種傳
河東太守	單 安	單超弟	後漢書宦者列傳
濟陰太守	單 匡	單超弟之子	(註二)
沛相	具 恭	具瑗兄	
陳留太守	左 敏	左愬弟	
河內太守	徐 盛	徐璜弟	
下邳令	徐 宣	徐璜兄子	
吳郡太守	徐 參	徐璜弟	後漢書黨錮列傳
平原國相	徐 曾	徐璜兄	後漢書杜喬傳
益州刺史	侯 參	侯覽弟	後漢書楊秉傳
野王令	張 朔	張讓弟	後漢書黨錮列傳(註三)
河間相	曹 鼎	曹騰弟	
東郡太守	曹 紹	曹節從弟	後漢書謝弼傳
河東太守	左 勝	左愬兄	後漢書趙岐傳

(註一) 姓名不可考的尚有：隸釋卷七車騎將軍馮緹碑所云之河內太守中常侍左愬弟，與後漢書黨錮列傳魏朗傳所云之彭城國相。

(註二) 同書第五種傳作單超兄子，另楊震傳陳蕃傳又均作單超弟。

(註三) 後漢紀作陽翟令張興。

這些人都是不學無術的，因此只知一味的巧取豪奪，以至『虐徧天下，民不堪命。』如：

侯參：『參爲益州刺史，累有臧罪，暴虐一州。』（後漢書楊秉傳。同書宦者列傳作：參爲益州刺史，民有豐富者輒誣以大逆，皆誅滅之；沒入財物，前後累億計。）

『梓州男子張攸居爲富室，參橫加非罪，云造訛言，殺攸家八人，沒入廬宅。』（同上注引謝承書）

徐宣：『宣爲下邳令，暴虐尤甚。先是求故汝南太守下邳李暠女不能得，及到縣，遂將吏職至暠家，載其女歸，戲射殺之。』（同書宦者列傳）

張朔：『朔爲野王令，貪殘無道，至乃殺孕婦。』（同書黨錮列傳）

蘇康管霸：『中常侍蘇康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同上）

單匡：『匡爲濟陰太守，負勢貪放。』（同上書第五種傳）

因此清流先後以『舊典』和『故事』爲據，疏請皇帝禁用宦官及其子弟，並且提出任用士族與賢臣的積極主張。如

朱穆：『漢家舊典置侍中中常侍各一人，省尚書事；黃門侍郎一人傳發書奏，皆用姓族（士人有族望者）。自和熹太后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閹人爲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以來，權傾人主。……皆宜罷遣，博選耆儒宿德與參政事。』（後漢書本傳）

張綱：『尋大漢初隆及中興之世，文明二帝德化尤盛，……中常侍不過二人。……頃者以來，不遵舊典，無功小人皆有官爵。……伏願陛下少留聖恩，割損左右。』（後漢書本傳）

馮緄：『舊典中官子弟不得爲牧人職。』（全後漢文卷58馮緄轉河南尹後上言）

李固：『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爲吏寮孝廉者，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今可設爲常禁，同之中臣。……又宜罷退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小黃門五人，才智閑雅者，給事殿中。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

致。』(後漢書本傳)

劉瑜：『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疏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遠佞邪之人。』(後漢書本傳)

桓鸞：『(拜議郎)上陳五事；舉賢才、審授用、黜佞倖、省苑囿、息役賦，書奏御，悟內豎，故不省。』(後漢書桓榮附傳)

蔡邕：『宜擢文右職，以勸忠騫，宣聲海內，博問政治。』(全後漢文卷71上封事陳政要七事)

陳蕃：『陛下深宜割塞近習豫政之源，引納尚書朝省之事，公卿大官五日一朝，簡練清高，斥黜佞邪。』(後漢書本傳)

(2) 地方吏治

左雄主張對政績卓著的守相長吏應增加其秩祿，並規定不得輕易去官，吏職至少要滿一年後，宰府州郡才能辟舉，親民之吏全用儒生，孝廉要限年試才。

後漢書左雄傳：守相長吏惠和有效顯殊者，可就增其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輕易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算，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牆，則無所施用，……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箋奏。

黃瓊又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

同上書黃瓊傳：瓊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瓊復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清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

蔡邕諫行三互法。

同上書蔡邕傳：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二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缺不補。邕上

疏曰：『幽冀舊壞，鎧馬所出，……闕職經時，吏人延屬，而三府選舉踰月不停。臣經怪其事，而論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復限以歲月，狐疑遲淹以失事會。愚以爲三互之禁，禁之薄者；今但申以威靈，明其憲令，在任之人豈不戒懼，而當坐設三互自生留閼邪？……臣願陛下上則先帝，蠲除近禁，其諸州刺史器用可換者，無拘日月三互，以差厥中。』

(書奏不省)

(3) 奏罷鴻都文學

鴻都文學的設立在靈帝光和元年 (178 A. D.)，據後漢書卷八靈帝紀注：『鴻都門名也，於內置學。時其中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召，能爲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相課試至千人焉。』其下集解汪注曰：『御覽二百一引華嶠書：置學下有畫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據同書蔡邕傳這些人『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陽球與蔡邕都先後上疏請罷鴻都文學。

後漢書酷吏傳：(陽球) 拜尚書令，奏罷鴻都文學曰：『伏承有詔，勅中尚方爲鴻都文學樂松江覽等三十二人圖象立贊，以勸學者。……案松覽等皆出於微蔑斗筲小人，依憑世戚，附託權豪，俛眉承睫，徼進明時；或獻賦一篇，或鳥篆盈簡，而位升郎中，形圖丹青；亦有筆不點牘，辭不辯心，假手請字，妖僞百品，莫不被蒙殊恩。……是以有識掩口，天下嗟歎。……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願罷鴻都之選，以消天下之謗。』

同上書蔡邕傳：又尚方工技之作，鴻都篇賦之文可且消息，以示惟憂。……宰府孝廉士之高選，近者以辟召不慎，切責三公；而今並以小文超取選舉，開請托之門，違明王之典。……願陛下忍而絕之。

黨人的政績都燦然可觀，在范書各傳中所看到的，凡曾仕宦的黨人都有很好的獻替。如劉矩並被列入循吏傳。清流做到公卿以上的部份都做過守相令長。茲將清流人物最後所任官職繪表如下：

一、在第二次黨禍前已卒者

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

姓名	官職	出處	姓名	官職	出處	姓名	官職	出處
左 雄	尚書	本傳	黃 琪	司空	本傳	李 固	太尉	本傳
王 龔	太尉	ク	楊 震	太尉	ク	周 景	ク	ク
种 爲	司徒	ク	周 舉	光祿大夫	ク	朱 穆	尚書	ク
杜 衆	五官掾	李雲傳	謝 蘭	廣陵府丞	ク	成 璞	南陽太守	陳蕃傳
李 雲	白馬令	ク	延 篤	京兆尹	ク	劉 璞	太原太守	ク
第五種	兗州刺史	本傳	楊 秉	太尉	楊 震傳	馮 綱	廷尉	本傳
杜 喬	太尉	ク	荀 淑	朗陵相	本傳	張 綱	廣陵太守	張皓傳
陳 龜	尚書	ク	度 尚	遼東太守	ク	黃 尚	司徒	周舉傳(註一)
楊 匡	平原令	杜喬傳	韓 韶	贏 長	ク	衛 羽	從事	第五種傳
霍 騞	廷尉	本傳	應 奉	司隸校尉	ク	孫 斌	門下掾	ク
魏 傑	皮氏長	黨錮傳序	黃 穆	郡主簿	黨錮范滂傳	滕 延	京兆尹	宦者侯覽傳
黃 浮	東海相	陳蕃傳	爰 延	大鴻臚	本傳	劉 矩	太尉	循吏傳
羊 陟	河南尹	黨錮傳	王 考	冀州刺史	黨錮傳序	韓 演	司隸校尉	宦者單超傳
陳 翔	御史中丞	ク	秦 周	北海相	ク	壺 嘉	都尉	黨錮杜密傳
宗 慈	修武令	ク	蕃 繩	郎 中	ク	孔 昱	洛陽令	黨錮傳
蔡 衍	議郎	ク	王 璞	少府	ク	苑 康	太山太守	ク(註二)

二、在第二次黨禍時罹難者

姓名	官職	出處	姓名	官職	出處	姓名	官職	出處
陳 蕃	太傅錄事 尚書	後漢書本傳	馮 迹	屯騎校尉	後漢武書傳	虞 放	司空	後漢書黨錮傳序

(註一) 黃尚以下廿五人卒年不詳疑均已在第二次黨禍前物故。

(註二) 本表均係引自范書各傳。

竇 武	大 将 軍	後 漢 書 本 傳	虞 祁	洛 陽 令	後 竇 武 書 傳	翟 超	山 陽 太 守	後 漢 書 党 序
劉 瑜	侍 中	〃	祝 璞	侍 御 史	〃	王 暢	(註一)司 空	後 王 漢 銷 傳
朱 震	銘 令	後 陳 蕃 書 傳	荀 琮	尚 書	〃	樂 巴	議 郎	後 漢 書 本 傳
杜 密	太 儕	後 黨 錮 書 傳	劉 儕	侍 中	後 陳 球 書 傳	張 升	外 黃 令	後 獨 行 書 傳
李 脣	長 樂 少 府	〃	劉 儒	(註一)議 郎	後 黨 錮 書 傳	范 滂	太 尉 據	後 黨 錮 書 傳
劉 淑	虎 中 郎 將	〃	趙 典	太 常	後 漢 紀 卷 23	尹 勳	(註三)尚 書 令	後 竇 武 書 傳
丁 翱	左 中 郎 將	後 漢 紀 卷 23	朱 寓	司 隸 校 尉	後 錮 書 党 序	劉 祐	(註四)河 南 尹	後 黨 錮 書 傳
巴 肅	潁 川 太 守	(註五)〃	荀 显	從 事 中 郎	後 竇 武 書 傳	魏 朗	(註七)尚 書	〃

三、在第二次黨禍後遇害、病卒、及初平建安時期尚存者

姓 名	黨 禍 時 官 職	最 後 所 任 官 職	出 處	備 註
何 衡	尚 書		三 國 志 何 羲 書 傳 注 引 魏 曹 植 書	衡 爲 尚 書，有 直 言，由 是 在 黨 中，諸 父 兄 皆 禁 錮。衡 有 未 遇 害，不 詳。
張 儉	山 陽 東 部 郡 衛 將	衛 將	後 漢 書 黨 錮 傳	黨 事 解，大 將 軍 三 公 並 脱，又 舉 敦 樸，公 軍 特 徵 起 拜 少 府，皆 不 就。建 安 初 徵 爲 衛 將
岑 眇	已 去 官	未 再 仕	〃	原 爲 郡 功 曹，因 收 捕 張 淵，逃 獄，會 救 出，州 郡 察 舉，三 府 交 脱，並 不 就。及 李 杜 之 訖 因 復 獄。

- (註一) 後 漢 書 王 暢 傳：『建寧元年遷 司 空，數 月 以 水 灾 免，明 年 卒 於 家。』未 言 罷 黨 禍，集 解 沈 鈞 韓 曰：『袁 紹 云：暢 與 李 脣 等 下 獄 被 訴，誤。』
- (註二) 後 漢 書 黨 錮 列 傳 序 作 任 城 相，惟 同 書 黨 錮 列 傳 劉 儒 傳：『出 爲 任 城 相，頃 之 徵 拜 議 郎。』則 以 議 郎 爲 是；後 漢 紀 卷 23 同。
- (註三) 後 漢 書 黨 錮 列 傳 尹 勳 傳 作 大 司 農，同 書 竇 武 傳 劉 珩 傳 並 作 尚 書 令；似 以 後 說 爲 是。
- (註四) 後 漢 紀 卷 23 作 大 司 農，按 祐 爲 大 司 農 係 在 桓 帝 時，此 從 後 漢 書 黨 錮 列 傳、竇 武 傳；又 祐 在 陳 竇 事 故 後 離 脫，不久 即 卒，未 及 禍。
- (註五) 後 漢 書 靈 帝 紀、黨 錮 列 傳 序、後 漢 紀 卷 23 均 作 潁 川 太 守；惟 後 漢 書 黨 錮 列 傳 巴 肅 傳：『歷 慎 令、貝 丘 長，……辟 公 府，稍 遷 拜 議 郎，與 竇 武 陳 蕃 等 謀 訴 閣 官。』則 應 作 議 郎。
- (註六) 後 漢 書 靈 帝 紀、黨 錮 列 傳 序、荀 爽 傳 並 作 沛 相，惟 同 書 竇 武 傳 作：『請 前 越 嵩 太 守 荀 显 爲 從 事 中 郎。』似 以 武 傳 爲 是。
- (註七) 後 漢 書 靈 帝 紀、黨 錮 列 傳 序 均 作 河 內 太 守；惟 據 同 書 黨 錮 列 傳 魏 朗 傳：『出 爲 河 內 太 守，政 稱 三 河 表，尚 書 令 陳 蕃 蘭 朗 公 忠 亮 直，宜 在 機 密，復 徵 爲 尚 曹。』故 作 尚 曹；後 漢 紀 卷 23 同。
- 又 後 漢 書 靈 帝 紀、黨 錮 列 傳 序，後 漢 紀 卷 23：第 二 次 黨 禍 時 罷 難 者 百 餘 人，其 餘 姓 名 均 不 可 考。

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

張 牧	已 去 官	未 再 仕	後漢書黨錮傳	原爲中賊曹史，因收捕張汎，觸怒濁流，逃竄。
檀 敏	蒙 令 (?)	々	々	在黨禍前，疑已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
賈 彪	新 息 長	々	々	以黨禁錮，卒于家。
何 頤	未 仕	北軍中侯	々	黨禁解，頤辟司空府。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頤以爲長史，託病不就。
荀 疊	廣陵太守	未 再 仕	後漢書荀淑傳	疊以黨禁錮終身，疑黨禁未解即卒。
劉 陶	未 詳	諫議大夫	後漢書本傳	舉孝廉，除順陽長……頤之拜侍御史。黨禍時任何官不可考。
陳 暄	々	司 徒	々	未
曹 燮	々	永昌太守	後漢書黨錮傳序	未
羊 繢	大將軍掾	南陽太守	後漢書本傳	靈帝以續爲太尉，以未能輸東園錢，不登公位。徵爲太常，未及行，會病卒。
審 忠	郎 中	公府掾	後漢書宦者傳	未
皇甫規	度遼將軍	護羌校尉	後漢書本傳	黨禍起，上書自訟黨人，朝廷知而不問。
陽 球	未 詳	衛 尉	後漢書酷吏傳	未
趙 歆	并州刺史	太 常	後漢書本傳	未
范 冉	已 去 官	司 空 嫡	後漢書獨行傳	原爲太尉府掾議者欲以爲侍御史，逃遁去。黨禁解，三府並辟，應司空命。
陳 寔	大將軍府掾	未 再 仕	後漢書本傳	黨禁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並不就。
陳 紀	未 仕	大 鴻 蘆	後漢書陳寔傳	未
韓 融	未 詳	太 僕	後漢書韓韶傳	未
荀 爽	已 去 官	司 空	後漢書荀淑傳	原爲郎中，黨禍前已棄官去。
張 鈞	未 詳	郎 中	後漢書宦者傳	後漢紀鈞作均，郎中作中郎將。
張 兑	護匈奴中郎將	太 常	後漢書本傳	黨禍時，曹節以兎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兌率五營士圍竇武。後以黨罪禁錮。
李 變	未 詳	河 南 尹	後漢書李固傳	未
劉 猛	宗 正	諫議大夫	後漢書宦者傳	原任司隸校尉，熹平時以忤宦官旨，不急捕太學生，左轉諫議大夫，未幾遇害。

荀 悅	未 詳	秘書監侍中	後漢書荀淑傳	
何 休	太 傳 樣	諫議大夫	後漢書文宛傳上	
劉 茂	已 免 官	太中大夫	後漢書劉般傳	桓帝時爲司空與太尉陳蕃，司徒劉矩共上書訟成瑨，劉瓊，坐免。
王 允	郡 史	司徒守尚書令	後漢書本傳	
趙 璞	未 仕	相國長史	ク	
王 宏	未 詳	右 扶 風	ク	
袁 忠	ク	沛 相	後漢書袁安傳	初平中爲沛相，獻帝都許，徵爲衛尉，未到即卒。
橋 玄	ク	太中大夫	後漢書本傳	
蔡 巍	未 仕	左中郎將	ク	
黃 瓏	已 廢 謂	司隸校尉	後漢書黃瓊傳	桓帝時爲五官中郎將，以典選舉爲權富郎所見中傷，被廢幾二十年。
刁 謐	未 詳	東海國相	ク	
陳 球	ク	永樂少府	後漢書本傳	
劉 郡	ク	司 徒	ク	
許 劍	ク	郡功曹	ク	
胡 謄	大將軍掾	尚 書	後漢書竇武傳	黨錮解，官至尚書。
張 敵	令 史	未 詳	ク	
楊 賜	未 詳	司 空	後漢書楊震傳	
許 永	ク	司隸校尉	後漢書皇后紀下	
劉 表	ク	荊州刺史	後漢書本傳	第二次收捕黨人時，以亡走獲免。
張 遼	ク	陳留太守	後漢書呂布傳	
胡母班	ク	將作大匠	後漢書袁紹傳	
蓋 勳	ク	潁川太守	後漢書本傳	

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

攀 賀	未 詳	雲 中 太 守	後漢書攀巴傳	
陳 雅	々	巴 郡 太 守	全後漢文卷81	雅靈帝時爲諫大夫，上疏不納，出爲巴郡太守，最後任職未詳
和 海	々	上 祿 長	後漢書黨錮傳序	海光和初爲上祿長，最後任職未詳
荀 或	未 仕	侍中光祿大夫	後漢書本傳	
史 弼	已 廢 輒	彭 城 相	々	桓帝時河東太守，以忤侯覽旨被廢。光和中出爲彭城相
李 琽	未 詳	東 平 相	後漢書黨錮傳	
孔 融	々	少 府	後漢書本傳	
桓 彬	已 廢 輒	未 再 仕	後漢書桓榮傳	彬爲尚書郎時，被誣濁流所誣，遂以廢。光和元年卒於家。
桓 典	未 詳	光 祿 勳	々	
桓 麞	々	議 郎	々	
陳 逸	々	魯 相	後漢書陳蕃傳	黃巾賊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

當清流與濁流作生死鬪爭之時，尤其在黨錮之禍發生以後，也有一部份憂時識勢之士看到形勢的險惡，於是多韜光晦跡，遁世自保。如應奉：

『薦爲司隸校尉。……及黨事起，奉乃慨然以疾自退，追愍屈原，因以自傷，著感騷三十篇，數十萬言。』（後漢書本傳）

有的且絕口不談國事，如黃瓊死後將卜葬時，清流中的徐稚趕去弔祭，哀哭以後就走了。當別的清流知道他已來過後，就推善於辭令的茅季璋去追他，請他到酒肆中吃飯。但『季璋請國家之事，稚不答；更問稼穡之事，稚乃答也』（後漢紀卷22）。並要茅容轉告郭泰：『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惶寧處？』（後漢書徐稚傳）有的便以『老子之道自好，游心六藝，兼善圖讖』，他們對政局完全心灰意冷，所以隱逸的也非常多。如

何夔：『漢末闇宦用事，夔從父衡爲尚書，有直言，由是在黨中；諸父兄皆禁錮。夔歎曰：「天地閉，賢人隱」，故不應宰司之命。』（三國志本傳注引魏書）

郭泰：『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畫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後漢書本傳。全後漢文卷六十二作：吾畫察人事，夜看乾象，天之所廢不可支也。方向運在明夷之爻，值勿用之位，蓋盤桓潛居之時，非在天利見之會也。雖在原陸，猶恐滄海橫流，吾其魚也，況可冒衝而乘奔浪乎？未若巖岫頤神，娛心彭老，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夏馥：『諸府交辟，天子玄纁徵，皆不就。嘗奔喪經洛陽，歷太學門。諸生曰：「此太學門也。」馥曰：「東野生希遊帝之庭徑。」去，不復顧。卿聞而追之，不得而見也。』（後漢紀卷廿二）

黃憲：『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亦不能屈憲。……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進，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後漢書本傳）

魏桓：『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後漢書周黃徐姜申屠列傳序）

襄楷：『太傅陳蕃舉方正，不就。鄉里宗之，每太守至，輒至禮請，中平中與荀爽鄭玄俱以博士徵，不至，卒于家。』（後漢書本傳）

陳寔：『及黨禁始解，大將軍何進司徒袁隗遣人敦寔，欲特表以不次之位，寔乃謝使者曰：「寔久絕人事，飾巾待終而已。」時三公缺，議者歸之，累見徵命，遂不起。閉門懸車，棲遲養老。』（後漢書本傳）

姜肱：『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仲海季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闈，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爲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

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閹豎，夫何爲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卽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後漢書本傳）

申屠蟠：『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旣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後博士徵、公車徵均不至）』（後漢書本傳）

鍾瑾：『瑾好學慕古，有退讓風。……瑾辟州府，未嘗屈志。』（後漢書鍾皓傳）

李曇：『徵聘不至，唯以奉親爲歡。』（後漢紀卷廿二）

韋著：『隱居教授，不修世務。』（同上）

許嘉：『辟司徒府，到京師；會黨錮起，李杜受誅。嘉歎曰：「仲尼遊於趙郊，不入危國；今人衆矣，吾其行也。」投劍潛歸。』（北堂書鈔引汝南先賢傳）

周勰：『以父任爲郎，自免歸家。……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去。時梁冀盛貴，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能屈。後舉賢良方正，不應。又公車玄纁備禮，固辭廢疾。常隱處竄身，慕老聃清淨，杜絕人事，巷生荆棘，十有餘歲。』（後漢書周舉附傳）

上面所舉的十五人中，除應奉外，陳寔做過太丘長，周勰被任過郎官，何瓌在後來不得已做了曹操的掾屬，但都不大；其餘均終生未仕。綜觀他們隱逸的原因，都是感到政在閹豎，小人道長，不能行其志的緣故。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這些隱逸的人物中，只有周勰的祖上是世宦，鍾瑾是『世善刑律，爲郡著姓』外，其餘都不是世宦的豪族。

（七）初平建安時期的黨人

靈帝死後何后臨朝，袁紹與何進謀誅盡宦官，因事機不密，何進又被閹豎殺害，

袁紹聞訊後勒兵殺盡宦官；濁流至此終算受到致命的打擊。不過西方的軍閥董卓也在這時擁兵到洛陽，廢皇子淵，另立皇子協，獨斷朝政了。

雖然清流從延熹九年起，不斷的遭到禁錮和殺戮，他們的門生故吏和家屬也被株連。但是一種政爭畢竟不是殺戮所能奏效的，所以還是有許多清流遺留下來，有的是黨錮人物的子弟和門生故吏，有的本身就是當初漏網的人物。雖然這時清流的力量已經式微，但他們對政局仍然有很大的影響。

董卓在立獻帝後，就『與司徒黃琬、司空楊彪俱帶鉄鑽詣闕上書，追理陳蕃竇武及諸黨人，以從人望。於是悉復蕃等爵位，擢用子弟』（後漢書董卓傳）。又

擢用羣士，乃任吏部尚書漢陽周珌、侍中汝南伍瓊、尚書鄭公業、長史何顥等，以處士荀爽爲司空；其染黨錮者陳紀韓融之徒皆爲列卿，幽滯之士多所顯拔，以尚書韓馥爲冀州刺史，侍中劉岱爲兗州刺史，陳留孔仙爲豫州刺史，潁川張咨爲南陽太守。

董卓這些措施自然有藉此以建立他個人聲譽的動機在內，不過在表面上，他對清流確是非常的禮遇。如

荀爽：『董卓輔政，復徵之；爽欲遁命，吏持之急，不得去。因復就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復追爲光祿勳；視事三日進拜司空。爽自徵命，及登台司九十五日。』（後漢書本傳）

蔡邕：『(董卓)又切敕州郡舉邕詣府，邕不得已，到署祭酒，甚見敬重。舉高第，補侍御史，又轉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日之間，周歷三臺。』（後漢書本傳）

黃琬：『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爲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後漢書本傳）

陳紀：『董卓入洛陽，乃使就家拜五官中郎將，不得已到京師，遷侍中。』（後漢書本傳）

但是獻帝以後的政局已起了極大的銳變，與桓靈時代截然不同，清流人物根本已無法控制。如初平元年（190 A. D.）韓融袁紹等十餘人在關東起兵討卓時，董卓就鳩殺了弘農王，想遷都長安。

後漢書董卓傳：欲遷都長安，會公卿議，太尉黃琬司徒楊彪廷爭不能得，而伍瓊周珌又固諫之。卓因大怒曰……遂斬瓊珌。而彪琬恐懼，詣卓謝曰：『小人戀舊，非欲沮國事也。』卓既殺瓊珌，旋亦悔之。故表彭琬爲光祿大夫（先是卓已命司隸校尉宣播奏免彭琬），於是遷天子西都。

初平三年（192 A.D.）四月辛巳王允連絡呂布刺死董卓，這原可成爲漢末政局的一個轉機，却因爲王允的迂闊和猶豫，一再把機會錯失了。更不幸的是竟因而引起地域性的衝突，使關中塗炭。

後漢書王允傳：允初議赦卓部曲，呂布亦數勸之。既而疑曰：『此輩無罪，從其主耳。今若名爲惡逆而特赦之，適足使其自疑，非所以安之道也（註一）。』

王允的性格也不是能安定這種危局的人物。後漢書王允傳所記：

允性剛稜疾惡，初懼董卓豺狼，故折節圖之，卓既殲滅，自謂無復患難。及在際會，每乏溫潤之色，仗正持重，不循權宜之計，是以羣下不甚附之。

並且也毫不寬容，如董卓被殺後，另一清流蔡邕因『言之而歎，有動於色』，即被收付廷尉，下獄死，他『乞黥首刖足，繼成漢史（邕前曾在東觀與盧植韓說等撰補後漢記）都不可得。實際上蔡邕與董卓的關係並不如何密切，在早先他還曾與從弟蔡谷商議，想離開董卓，逃到山東去。因爲蔡谷的勸告：『君狀異恆人，每行，觀者盈集，以此自匿，不亦難乎？』才停止的。

從西漢以來，關中與關東一直有不很明顯的地域性的衝突存在，尤其在東漢以後，六郡良家子更有一種被壓抑的感覺。董卓軍隊中的將校大多是涼州人，王允想解散他們。

後漢書王允傳：或說允曰：『涼州人素憚袁氏，而畏關東，今若一旦解兵（兵下原有關東二字，從集解劉攽說省），則必人人自危。可以皇甫義真爲將軍就領其衆，因使留陝以安撫之，而徐與關東通謀，以觀其變。』允曰：『不然，關東舉義兵者皆吾徒耳；距險屯陝，雖安涼州，而疑關東之心，甚不可也。』

（註一）後漢書獻帝紀初平三年『五月丁酉大赦天下』其下集解惠棟曰考異云：『案是年正月大赦，及李傕求赦，王允曰：「一歲不再赦。」然則五月必無赦也。』是月丁未董卓之部曲李郭樊張等即圍攻京師。又後漢紀作『五月丁未大赦天下。』

這時又傳出『當悉誅涼州人』的謠言，於是關中的董卓軍隊都擁兵自守，他們既不獲赦，又擔心有被解散及殺害的可能，遂與董卓在關東的部曲將李傕郭汜相聯，圍攻長安。

其時掌握關東諸州的：幽州是公孫瓚、冀州是袁紹、兗州是曹操。荊州是劉表，益州是劉焉，揚州是袁術。其中劉表劉焉是疏遠的宗室，袁紹袁術是四世公輔的大豪族，可是他們已經沒有齊心擁戴中央的意念。

袁紹的本性與清流豪族是很接近的，如他做濮陽長時以母喪去官，服喪三年後，感到幼年喪父，又爲父服喪。他也『愛士養名』。後漢書袁紹傳注引英雄記：

紹不妄通賓客，非海內知名不得相見，又好游俠；與張孟卓、何伯求、吳子卿、許子遠皆爲奔走之友。

何顥等人都算是有名的清流人物，袁紹到河北以後，特別的優禮鄭玄荀彧和荀堪，也仍是禮法世家的一貫作風。

劉表是黨錮之禍時的八股之一，當『詔書捕案黨人，表亡走得免。』他所據的荊州北接漢沔，東連吳會，西通巴蜀，南達交廣，真是綰轂四方，境廣地勝。他雖帶甲十餘萬，但是並無忠心爲國的表現，如李傕等入長安後，他還『遣使奉貢』，後來也只是消極性的不斷送軍資到洛陽和遣兵助修宮殿而已。

後漢趙書岐傳：興平元年(194 A.D.)……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承修理宮室。(趙)岐謂盛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年穀獨登，兵人差全。……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朝廷，與將軍並心同力共獎王室，此安土救人之策也。』承卽表遣岐使荊州督租糧。岐至，劉表卽遣兵詣洛陽助修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

而且在曹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時，『紹遣人求助，表許之，不至；亦不援曹操，且欲觀天下之變。』

在黨錮之禍時，胡母班與邈張都被稱爲八厨之一的，但這時也沒有甚麼表現，張邈且聽信陳宮的游說，迎呂布共據兗州，也想觀天下形勢之變。

曹操是宦官曹騰的後人，不是出於禮教的世族，他對於清流豪族的作風自然不會贊同。從全三國文卷三魏武與太尉楊彪書很明顯的可以看出清流豪族和他有相當的距

離。

……足下不遺，以賢子見輔，比中國雖靖，方外未夷。今軍征事大，百姓騷擾，吾制鐘鼓之音，主簿宜守，而足下賢子（指楊修）恃豪父之勢，每不與吾同懷。……

魏武三令也顯著的有打擊禮法世家的意味。

有的黨人雖投身曹氏，但只是因緣寄託，並且他們最初還以為曹操是『首興義兵，以匡寧國』，所以荀彧『越河冀，間關以從曹氏』。一直到形勢不可為時才消沉下去。如

張儉：『建安初，徵為衛尉，不得已而起。儉見曹氏世德已萌，乃闔門懸車，不豫政事。』（後漢書黨錮列傳）

荀悅：『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悅（時為侍中）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後漢書荀淑附傳）

荀彧在建安十七年（212 A. D.）終於因為反對董昭等人的『進操爵國公，九錫備物』之議，而為曹操所害。

有的則見局勢將亂，只圖避難；已經完全沒有一點獨木支大厦的精神。如後期重要的清流，好覈論鄉黨人物的許劭：

後漢書許劭傳：司空楊彪舉方正，……皆不就。或勸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

如公族的子孫袁微：

後漢紀卷廿九：（司徒滂子）渙少與弟微俱以德行稱，是時漢室衰微，天下將亂，渙與微閑居，從容謀安身避亂之地。渙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不靖，逃將安之？若天將喪道，民以義存，唯強而有禮可以庇身乎？』

微曰：『古人有言，知機其神乎！見機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其已

矣夫！……且兵革之興，外患衆矣。微將遠蹈山海以求免乎（後避亂至交州）！』

如王烈管寧邴原等至遼東避難：

三國志管寧傳：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註一）等至於

（註一）後漢書獨行傳王烈傳，平原作太原。

遼東。

勞貞一師在其所著魏晉南北朝史首章論及東漢黨人時曾說：『社會上過於看重了道德的因素，忽略了能力的培養，因而行政幹部難以尋覓富有活力的人才。』這就初平
建安時期的史實來看，尤其是非常的正確。如何顥、王允、劉表、張邈、胡母班、張儉等人的素譽都是很高的，郭泰嘗稱王允是『一日千里王佐才也』，但這時並不能安定危局。雖然他在長安城陷時，臨難不苟。

因此到曹操秉國，政權逐漸為他所控制時，他就發了魏武三令，用人的政策完全轉換到另外一個方向了。

(八) 結語

黨錮之禍發生時被株連的人是非常多的。如第一次黨錮時：

後漢書史弼傳：時詔書下舉鉤黨，郡國所奏，相連及者多至數百(註一)；唯(平原相) 弼獨無所上。詔書前後切却州郡，髡笞掾吏從事坐傳責曰：『詔書疾惡黨人，旨意懇惻，青州六郡其五有黨，近國甘陵亦考南北部，平原何理而得獨無？』弼曰：『……它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戶可為黨，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從事大怒，即收郡僚職送獄，遂舉奏弼，會黨禁中解，弼以俸贖罪得免，濟活者千餘人。

第二次黨禍時，清流『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後漢書黨錮列傳序言：

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諸所蔓延皆天下善士。

實際上清濁流的衝突在安順時期就開始了，它的餘波至東漢末葉猶振盪未已。時間既是這樣的漫長，地區更是普及全國。所以即連許多與黨人沒有關係的人也被牽連。如夏馥『雖不交時宦，然以聲名為中官所憚』，而被誣為黨人；何休鄭玄是東漢有數的大儒，也因為是陳蕃杜密的故吏被捲入，鄭玄且被禁錮十四年。至於張儉等人在亡命逃奔之時，所『經歷之處，皆被收考，辭所連引，布徧天下。』因而『伏重誅者以十

(註一) 後漢紀卷22作：詔書下諸郡察黨人，時所在怖懼，皆有所舉，多至數千人。

數，宗親並殄滅，郡縣爲之殘破』。如袁闊潛身於土室達十八年(註一)。

後漢書袁安傳附傳：延熹末，黨事將作，闊遂散髮絕世，欲投迹深林，以母老不宜遠遁，乃築土室四周於庭，不爲戶，自牖納飲食而已。且於室中東向拜母，母思闊時往就視，母去便掩閉，兄弟妻子莫得見也。……年五十七卒於土室。

如夏馥自毀形貌逃入林慮山中，連親弟都不敢認。

後漢紀卷廿二：黨事之興，馥名在捕中。馥乃髡髮，易姓名，匿迹遠竄，爲人傭賃(註二)，馥弟靜駕車馬載絹餉之，於溢陽縣客舍見馥，顏色毀悴，不能復識也。聞其聲乃覺之，起向之拜，馥避之，不與言。夜至馥所，呼靜語曰：『吾疾惡邪佞不交通，以此獲罪，所以不恥飢寒者，求全身也。奈何載禍相餉也？』明旦各遂別去，以獲免。

當時人情的恐慌，社會心理的緊張是後人所不能想像的。許多卓越的有抱負的人才被殺害了，國家的元氣被斬傷了。於是直接間接地導致東漢的覆亡。

有些黨人誠然是互相標榜，以取虛譽，有時也不近人情，可是他們忠君孝親、篤於故舊、不畏強禦、崇尚氣節、慷慨赴難的精神確實是當時社會的表率，真是要道德昇華後才能做得到的。並且他們也是代表光面的一面，所以在黨禍發生時，有的人尚以不能被株連爲恥。如

景毅：『時侍御史蜀郡景毅子顧爲膺門徒，而未有錄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後漢書黨錮列傳)

皇甫規：『黨事大起，天下名賢多見染逮。規雖爲名將，素譽不高，自以西州豪傑，恥不得豫，乃先自上言：「臣前薦故大司農張奐，是附黨也；又臣昔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等上書訟臣，是爲黨人所附也；臣宜坐之。」』(後漢書本傳)

(註一) 後漢紀卷廿二作『十五年』。

(註二) 後漢書黨錮列傳夏馥傳作：『自翦須變形，入林慮山中。隱匿姓名，爲治家傭，親突煙炭，形貌毀瘁，積二三年人無知者。』又溢陽作涅陽。

他們雖然也引用私人，但多半是任賢。如范滂堅不肯用自己的外甥：

後漢書黨錮列傳：滂外甥西平李頤，公族子孫，而爲鄉曲所棄。中常侍唐衡以頤請（太守宗）資，資用爲吏，滂以非其人，寢而不召。資遷怒捶書佐朱零，零仰曰：『范滂清裁，猶利刃勢腐朽，今日寧笞死，而滂不可違。』資乃止。

如蓋勳誓不舉高進爲孝廉：

後漢書蓋勳傳：時小黃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塞頤屬望子進爲孝廉，（京兆尹）勳不肯用。或曰：『皇子副主，望其所愛，頤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勳曰：『選賢所以報國也，非賢不舉，死亦何悔。』

他們在政治上的許多主張確是出自至誠，站在爲公的立場。如冲帝崩後，李固杜喬即主強立『年長有德』的清河王蒜，梁冀爲便於專政却立樂安王八歲的兒子瓊。後來李固杜喬即因此被誣害而死。

當時一般平民和中產份子是同情黨人的主張的，有的地方官吏也是如此。如詔捕黨人時的勃海高城令、汝南征羌的督郵吳導和縣令郭揖（見五章引），以及張儉逃命時的外黃令毛欽。

清濁流長時期衝突的結果，後來竟有意氣之爭的情形。如苑康荀昱荀曇的態度也太過，王宏且恨及與濁流有來往的人。

苑康：『（常侍候覽母之）宗黨賓客或有逆匿太山界者，（太守）康既常疾閹官，因此窮相收掩，無得遺脫。』（後漢書黨錮列傳）

荀昱荀曇：『昱爲沛相，曇爲廣陵太守，兄弟皆正身疾惡，志除閹宦，其支黨賓客有在二郡者，織罪志誅。』（後漢書荀淑傳）

王宏：『初爲宏農太守，考案郡中有事宦官買爵位者，雖位至二千石，皆掠考收捕，遂殺數十人。』（後漢書王允附傳）

黨人對宦官的子弟是織罪必誅，但是對清流豪族的子孫却完全不同。如北堂書鈔七十三引謝承書所記：

戶曹史袁叔驥以微過，太守郭琮怒，閉閣罰之。衆皆悚懼，（主簿朱震）震排闥直入，乃前諫曰：『袁史則故御史珍之孫，何爲苛罰？脫有冤忽如何？』遂釋之。

黨人陳寔的孫子陳羣，在魏明帝蒞政時的上疏中就指出了結黨之病。

全三國文卷廿六：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讐黨；有讐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直僞失實，不可不深防備，有以絕其源流。

范蔚宗的後漢書都是稱譽清流，痛譏濁流的。其中的黨錮列傳宦者列傳自然更甚，全書只有王符傳和循吏列傳中的仇覽傳是例外（見五章引）。因為范書是間接出諸黨人之手的。從三國到齊梁前後作後漢書的共有九家，范蔚宗以前的七家後漢書所取的史料大部份都出於東觀漢記。該書的開始編撰在召班固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之時，據史通正史篇安帝時曾兩續其書，桓帝時延篤等人文續作：

後漢書延篤傳：以博士徵，拜議郎，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

靈帝時：

史通正史篇：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等著作東觀，接續志傳之可成者。

另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後來楊彪尚有所增補。

今考列傳之文，間記及獻帝時事，蓋楊彪所補也。

上述諸人中延篤、朱穆、蔡邕和楊彪都是黨人，馬日磾和盧植也是非常同情黨人的。如靈帝光和元年（178 A. D.）盧植因日食之異而上的封事中，就會請求赦免黨人。

『凡諸黨錮，多非其罪，可加赦恕，申宥回枉。』（後漢書盧植傳）

七家後漢書採東觀漢記的材料而成書，劉宋范蔚宗又根據七家之書而成後漢書。

宋書范曄傳：曄以宋文帝元嘉元年（424 A. D.）由尚書吏部郎左遷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

又據後漢書集解述略：

范氏原以東觀記為本書，又廣集學徒，窮覽舊籍，刪繁補略，取資宏實，然進退衆家以成一家之言。

所以范蔚宗不僅是『刪衆家後漢書為一家之作』而已，不過他所根據的主要史料是東觀漢記則是無可疑義的。今日范書中尚可以明顯的看到許多東觀漢記的原文。

而袁宏後漢紀所根據的主要史料也是東觀漢記和諸家後漢書。據後漢紀袁宏自序：予嘗讀後漢書，煩穢雜亂，睡而不能竟也。聊以暇日撰集為後漢紀。其所綴會

漢紀(指東觀漢記)、謝承書、司馬彪書、華嶠書、謝忱書、漢山陽公記、漢靈獻起居注、漢名臣奏，旁及諸郡耆舊先賢傳，凡數百卷。……經營八季，疲而不能定，頗有傳者；始見張璠所撰書，其言漢末之事差詳，故復探而益之。由此可知范書和袁紀之源多出自東觀漢記，而該書是經過黨人的編撰增補的。他們的態度自然是右袒本身，力斥濁流之非了。所以後人在范書袁紀中看到的黨人是一片忠義之心。其中有些自然是事實，不過增飾的一定也有。大部份黨人確是由於效忠漢室和自己對政治的理想，而起來和濁流抗鬪的；但是也有一些是為了爭奪政權；至於依附清流領袖的那些門生故吏和賓客，則效忠漢室的成分小，為府主宗師死難的成分大了。

後 記

(一)本文係承勞貞一師之指導撰成，初稿完成於民國四十六年五月，五十年夏，五十一年十月曾兩度修訂。

(二)修訂完成後，曾蒙嚴歸田師陳槃一師詳為審閱、賜正、並提示寶貴之材料；在修訂時，徐芸書先生亦有所指正；貞一師並迭次自美來示指導勉勵；統此敬致謝忱。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一月十六日於南港舊莊

補 記

本文付印後，復承槃一師以宋項安世撰之項氏家說（叢書集成本）卷九讀徐幹中論條及應劭條見示。該文前人迄未稱引，特錄如下：

讀徐幹中論：予讀徐幹中論，至考僞遺交（遺、漢魏叢書中論作譴）二篇，釋然而笑曰：前篇蓋詆郭林宗之徒，周行郡國，訓拔後學；後篇蓋詆徐孺子之徒，游學四方，千里會葬者也；然以諸賢皆前世所重，故但歷述其行，而不敢正出其名。……其終篇以為此皆聖人之所禁，春秋之所誅，奸亂盜賊之人也。嗟夫！士生末世，為富貴所誘，禍難所迫，雖博聞自好之士，其所議論，悖謬至此，況餘人乎！幹雅為魏氏父子兄弟所敬，想見當時人士講說，

大率類此。

應劭條：應劭風俗通義，劭之辨訛正俗，據經守禮，賢于徐幹遠矣。至論漢之人物，則意與幹同。以韓稜陰助太守，爲當禁錮終身，以皇甫規上書入黨，爲當伏大辟，至謂范滂、杜密、徐穉、郅惲皆爲罪人。

項氏由徐幹與曹魏父子兄弟關係之密切，遂疑及其書之真實性。據三國志王粲傳：『幹爲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卒於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原作二十三年，此從三國志集解盧弼說改），四十八歲（170 A.D.—217 A.D.）；靈帝中平元年（184 A.D.）黨禁解時徐幹已十五歲。以其去清濁流衝突時期之近，如中論記載可靠，則洵爲甚佳之直接史料。東漢自和安以後，士人好交游，結賓客之風即日盛；如王符潛夫論卷一務本第二（見本文 p. 26 引）、論榮第四、卷二考績第七均言之甚詳。如黃瓊死後，『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後漢書本傳）；如陳寔死時，『海內起者三萬餘人』（後漢書本傳）。如羊陟並非封子衡之故吏，然子衡葬母時亦自効歸家行服。

風俗通義卷三愆禮：河南尹太山羊翹祖（據後漢書黨錮列傳翹當作嗣）在家，平原相封子衡葬母，子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翹去河南矣，子衡四從子舅慈復爲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皆齊衰經帶。時與太尉府，自効歸家。故侍御史胡母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喪。謂君不爲子衡作吏，何制服？曰：衆人若此，不可獨否。又謂足下徑行自可，今反相歷，令子失禮，僕豫愆。古有弔服，可依其制。因爲裁縫冠幘袍單衣，定，大爲同作所非。然頽川有識陳元方、韓元長、綦母廣明咸嘉是焉。

至於門生賓客，如楊震被黜歸時，也仍有門生追隨。另如陳蕃去光祿勳時亦然。

風俗通義卷七窮通：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頽巨陵亭，從者擊亭卒數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

此種風尚過份發展後自有其流弊，如朱穆即曾做過絕交論。故徐幹中論所云，尙屬平允。應劭爲黨人應奉之後，卒年不詳。後漢書本傳僅言『卒于鄴』，當早於徐幹。

風俗通義自序泰山太守南頓應劭撰，據後漢書本傳、獻帝紀及朱雋傳劭係靈帝中平六年任泰山太守，至獻帝興平元年去任（此係引自嚴歸田師：兩漢太守刺史表）。其書

論及之黨人有羊陟、徐穉、皇甫規、劉矩、范滂、韓演、姜肱、韋著、陳蕃諸人，大致公允。如卷五聘士姜肱韋著條言黨錮事：『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竇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國之權，大作威福，冀寵名賢，以弭己謗。』至項氏謂應劭『以皇甫規上書入黨，爲當伏大辟。』案應書卷四原作：『規顧弟親也，離局姦也，誘巧詐也，畏舟慢也，四罪是矣，殺決可也。』並非僅言上書入黨一罪而已。且應劭亦未如項氏所云，言范滂徐穉爲罪人，風俗通義卷五范滂條僅云：『范滂吾無取焉耳。』同書卷三徐孺子條亦僅言孺子於黃瓊墓前哭釀後，當問勞子琰，不應卽去。

本文第七章已詳言曹操係宦官曹騰之後，其對清流豪族自有距離。如建安十年孔融之被曹操所殺，主要原因即由於孔融爲當時重要清流領袖，『好士，喜拔後進，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薦達賢士，多所獎進，知而未言，以爲已過；故海內英俊皆言服之』（後漢書孔融傳）。絕非如其宣示孔融罪狀令所云之『違天反道，敗亂倫理』（全三國文卷二）。但黨錮人物獲得社會廣泛之同情與宦官之虐民均爲漢末不移之史實，故曹操雖打擊清流豪族，亦自言曾違忤宦官，藉取清譽。

全三國文卷三曹操讓縣自明志令：孤始舉孝廉，年少，自以本非巖穴知名之士，恐爲海內人之所見凡愚。欲爲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譽，使世士明知之，故在濟南始除殘去穢，平心選舉，違忤常侍，以爲彊豪所忿，恐致家禍，故以病返。

又後漢書劉陶傳言曹操曾與陳耽上疏切諫宦者子弟賓客貪污穢濁。

光和五年（182 A. D.）詔公卿謠言舉刺史二千石，時太尉許闞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賄，其宦者子弟賓客雖貪污穢濁，皆不敢問；而虛糲邊遠小郡清秀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詣闕陳訴，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率黨其私，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其言忠切。

此條前人卽已懷疑，如集解引通鑑考異云：案陳耽已爲司徒，不應與議郎同上言。惟王沈魏書云：是歲以災異博聞得失，太祖因此上書切諫，不言與耽同上言也。然無論真偽均足以證明曹操亦不齒濁流之所爲。曹丕典論論黨錮曰：

全三國文卷八魏文帝典論：桓靈之際，闔寺專命於上，布衣橫議於下，干祿者殫貨以奉貴，要名者傾身以事勢，位成于私門，名定乎橫巷，由是戶異議，

東漢黨錮人物的分析

人殊論，論無常檢，事無定價，長愛惡，興朋黨。

綜上所言，中論考偽讒交所述確係東漢中葉以後之實際情形，並未厚誣前人。徐幹與曹氏父子之關係固極密切，亦不能據之以云其黨魏而必曾顛倒史實。且曹丕論黨錮時亦尙平允，徐幹更毋須以此爲利祿之階。應劭撰風俗通義時，曹操尙未秉權。兩書雖皆有見仁見智之言，惟均非如項氏所云之失實。項氏之懷疑精神固令人欽佩，然所論實不足信。

民國五十二年兒童節初校畢並補後記